

域外作家：肖像与简评

# 心仪

◎ 张炜

书  
梦  
重  
温  
丛  
书

## 小 引

吴 禾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张炜不该发表这样一组文章——文友在一起漫谈是一回事，发表是另一回事，这太冒险了，因为很难说得准确、周密、权威，因为毕竟不是专门研究者……但还未来得及将这意见说给他，我就喜欢上了这些文字，并感到他写得太短了！有些段落极为精彩：

写作对于他而言，更像是不可缺少的日常劳作，可以长时间地坚持下来。他的作品很内在，因而也更能经受时间的挥发。他很孤独，所以他从写作中汲取的快乐是至为重要的。这也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为了抵挡人生的永恒的烦恼，他在一个角落里咀嚼、倾诉，喃喃之声后来惊动了世界。——《福克纳》

像托尔斯泰一样，他是文学世界中难以超越的高峰。一个真正的巨人最好能像他一样，那么真挚、纯洁、深邃，又是那么充满了矛盾、犹疑和晦涩。——《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在现代作家的机智和领悟面前发出惊叹时，最好忘掉托尔斯泰。因为一想到他，现代作家的那些光华就要受到不可思议的损失。在他面前，聪明和睿智都显得不太必要，也似乎有些多余了。——《托尔斯泰》

他下笔如有神授，一泄千里也毫无疏失。——《普希金》

时光之水流过他的心头，再一次流出就成了芬芳的液体。——《泰戈尔》

……

我想，文学中最重要的东西，说到底还是真诚。在这本书中，张炜的不准确、不周密、甚至偏激都是可能的，但他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悟，怀着强烈的艺术之爱，使用了优美独特的语言。而且，不准确、不周密，未必不正确，经常是，感悟比分析更为接近真理——更为普遍的真理。同样，艺术的真诚，有时能超越语言和形式，而给人以神示。所以，我认为，张炜的这本书，可以看做中国当代一位重要作家对 200 年来世界一些大作家（尤其是现代派作家）和重要作品的独具只眼的评述，也是中国当前三四十岁重要作家第一次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可忽视这本书的价值，因为近 20 年，正是外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潮势冲击中国文坛，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年代。

从这本书，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作家张炜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读书，二是写作。作为知识，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的，叫见识，来源于书本的，叫学识。常见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读过什么书，却不乏聪明、机智和实际工作能力，但若让他们干大事业，尤其是需要他们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大势，参透人生哲理时，他们就会显得盲目甚至有害了。相比之下，在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人那里，学识更为重要，而作为一个作家，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我

想，读书才是他生活中第一位的事情。张炜十分投入、快乐地读了这样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本身就证明了他迫切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文化的心情和他在写作中会汲取什么样的营养。没人否认过张炜是一位深深置身于中国故土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样，他在写作方式的探索开拓和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方面，也是中国文坛所公认的先锋人物。这一切，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线索。

张炜是中国目前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之一，这本书会给喜爱张炜的读者们一份新的欣喜。

心 仪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01\_1.bmp}

索尔·贝娄（191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父母是俄国的犹太人。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赫索格》、《洪堡的礼物》。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这一代作者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外国作家作品，当然是很大的福份。读得多了，会不断地鉴别和比较，对其中的一部分，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印象大多是很早以前的，再说它有多大价值？它会准确吗？我深知把这些写给你是十分冒险的，不过我也知道，一个写作者如果过分怀疑自己的悟力，也只得放弃写作了。

### 索尔·贝娄

他的书在中国出版较多。我最喜欢的有《洪堡的礼物》和《赫索格》。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当代作者很少议论这位了不起的作家。我几乎没有读过比他更幽默更机智的作家了——他用这一切稍稍遮掩着心底深切的悲凉和怜悯。

他的这方面的巨大才能，使得其他专事调侃、用嘲弄的笔风描叙当代生活的作家顿失光彩。他让人想到这方面的其他作家都是轻量级的。

人性中最曲折最隐秘的部分也难以逃脱他的眼睛。这是一双万里挑一的眼睛——穿透力、视角、目光的性质……一切方面都是那样卓越。

他的著作给人丰富华丽的感觉。这绝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给人的感想和联想。

他的思维常常到达最为偏僻的一些角落，令人叹为观止。他最好的几本书都让人觉得细致坚密，容量极大，几乎可以无数次地重读而不致烦腻。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他最近的一本书，幽默和机智似乎一如既往。不过细读下来，还是可以隐隐地感到活力降低了，它没有了鼎盛期的那种巨大的蓬勃的生力。

贝娄的作品由于仅仅止于悲凉的心情、无望的冷嘲，缺少某种坚定性，所以也稍稍缺少了一种“伟大感”。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04\_1.bmp}

米兰·昆德拉（1929~），捷克作家。当过工人、爵士乐手，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1975年移居法国。代表作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80年代以来在国际文坛上有重要影响。

### 米兰·昆德拉

他的书短时间内在中国几乎全印出来了，而且在西方也红得又透又快，是个奇迹。他不是一个通俗作家，可是书的印数有时像通俗作家一样大。

我认为他的几本书中，最好的是《玩笑》。其次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一本书把他的拿手好戏推到了一个高峰。其余的只是在重复和演变，像后来的《不朽》，已经写得相当吃力。尽管作者依旧做出一副悠闲的、从容不迫的解说和镂刻的姿态，但捉襟见肘和敷衍的感觉仍较明显。它使人想到一个人在用力挤下几滴水。

最令人称道的当是《玩笑》——几大块结结实实，真实有力，弥散出无法言喻的美。它是作者情感世界中最成熟最稳定的一次倾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不如它那么有力、内向和扎实，但仍然写得才华横溢。这是典型的欧洲作家的杰作，它不会出现在东方作家手中。它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东方作家绝不会以分析见长。

米兰·昆德拉是一个信得过的、极为特色的作家。这又一次证明了：无论一个作家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曲折的表达，只要总体上看属于特色感很强的作家，就仍然具有和接近某种通俗性；社会读书界在接受一个特色作家时，远比接受一个苍然浑厚的作家容易。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06\_1.bmp}

略萨（1936~），秘鲁作家。曾先后在巴黎、伦敦、巴塞罗纳等地侨居。16岁开始文学创作，26岁发表《城市与狗》，一举成名。代表作为《绿房子》、《胡莉娅姨妈和作家》等。他被视为拉美现代文学代表之一。

## 略 萨

他在中国当代的命运有点像米兰·昆德拉，属于最幸运的几位外国作家之一。同样幸运的还有马尔克斯。

略萨最好的书是《绿房子》和《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他自己最喜欢《世界末日之战》，可能因为它写得最用力。作家写这本书的心情不一般，稍稍严整一些、庄重一些，像一切创作大作品的作家一样。不过《世界末日之战》还不算典型的大作品，尽管它也有那样的色调、规模和主题。略萨是不正经的，一正经就影响了才华的发挥。

前两部书就是他的人格和才华、艺术趣味诸因素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了，综合看效果好得多。一个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难得表现出略萨那样的放松感和随意性，而且始终保持一种技术上的实验兴趣。虽然有些实验并非是高难度的，但探索的热情一直鼓涨着。这种热情同时也在激发他巨大的创造力。

《绿房子》像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结构上颇费心思。但它们给人和谐一致的感觉，并不芜杂。《胡莉娅姨妈和作家》也是这样。如果作者在写作、在全篇的实现过程中心弦稍一松懈，再机巧的结构也不会带来好的效果。真正的艺术品总是生命激情的一次释放，当然会排斥一切技巧性的东西——除非是激情的火焰将其它障碍全部融化。

我印象中的其它几部书就没有这两部书好。有时候略萨给人太随意太松弛的感觉，还多少有些草率——我是指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特别的、深深的感动。

## 厄普代克

他的作品译过来的主要有《兔子》系列，有《成双成对》等。与这些作品相类似的题材在欧美作家中并不罕见。他的凸出当然只能靠自己对美国一个局部的独特把握，靠一己的才华。他写出了具体，因而也绝不重复。

将他与索尔·贝娄做一比较最合适不过。他们所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也相差不远。主人公的属性也差不太多。而且他与贝娄的艺术趣味相去并不遥远，比如说不如海明威和福克纳、伍尔夫与曼斯菲尔德离那么远。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厄普代克写得太松了，阅读中给人的艺术刺激没有贝娄频繁和深刻。包含的东西少了一些，似乎不够紧密。

还有，它们经不住重复阅读，这也是他与贝娄的区别。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0\_1.bmp}

厄普代克(1932~)，美国作家。195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代表作为《兔子，跑吧》、《兔子回来了》、《半人半马》等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也独具一格。



## 海明威

他最让我羡慕的作品有一部长篇《丧钟为谁而鸣》、一部中篇《老人与海》，再就是十几个短篇。西方有不少评论者将《永别了，武器》做为他的长篇代表作。

在那部写西班牙战争中一次炸桥行动的长篇中，他一切过人的技能都得到了尽情发挥，给人炉火纯青的感觉。整部书写得一点也不吃力，作者始终掌握着艺术上的主动权，自信而又坚定。这部书有强大的张力，像作家其它的成功作品一样，很收敛，却有着巨大的内力从中生出。

《老人与海》何等单纯。这是一个壮心不已的艺术家在创作生命接近终点时的最后一次突围。它大概凝聚了作家一生中的全部经验——艺术和人生方面的经验。它像一首长诗，一曲长歌，在读者心头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他的短篇不像其他作家写得那么即兴和轻松，所以每一篇都很沉，包含了无尽的内容。

所有人都说他的语言是简约的，是电报式；他经营出很多的“艺术空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同时又觉得他写了很多自己过分感兴趣、一般读者却不一定感兴趣的场景和意思——这时的海明威很饶舌。我们之所以可以忍受，是因为他的强烈的“海明威式的热情”感染了我们。他常常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在生活中、在写作中。这也显得单纯可

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早期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风格独特，文体简洁，在世界文坛很有影响。代表作为《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开枪自杀。爱。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2\_1.bmp}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古典主义的影响还是颇大的，所以他仍然借用了一种强大的余韵。这也是海明威在现代主义实验中多得一分的缘故。他远比后来的某些现代派作家庄重和大气。他富于冒险，可是也非常精明，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

他身上有很多油彩，这也帮助他声名远扬。比起他的实际成就，他的名声也许显得太大了些。{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3\_1.bmp}

## 福克纳

福克纳的作品数量比海明威多，质量大约也均衡稳定——除了明显的、故意的敷衍之外，作为一个作家，他看起来并不特别凸显某一篇某一部，虽然也有特别好的，像《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熊》等。

写作对于他而言，更像是不可缺少的日常劳作，可以长时间地坚持下来。他的作品很内在，因而也更能经受时间的挥发。他很孤独，所以他从写作中汲取的快乐是至为重要的。这也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为了抵挡人生的永恒的烦恼，他在一个角落里咀嚼、倾诉，喃喃之声后来惊动了世界。

作为一个人，他没有像海明威一样留下那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但却创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他有趣，沉默，含蓄，比海明威在世时打扰的人少。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5\_1.bmp}

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是一位庄园主的儿子。初期写作得到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帮助。代表作为《喧哗与骚动》。他擅用意识流和时序颠倒、象征隐喻等手法，对世界文坛有较大影响。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6\_1.bmp}

## 尤瑟纳尔

她有点像男性作家，作品中洋溢着另一种气息。她的作品可不仅仅具有细腻柔婉等女性作家的特征，而是充满了洒脱爽快感。几乎不存在什么心理方面的障碍，笔锋锐利畅达。正像她对话集的名字（《开阔的眼界》）一样，她的视野太辽阔了，关心的事物繁杂而丰富。

有一些女性作家是重要的，她们常常以自己纯洁的或极为特殊的创作而使人赞叹，让人难以忘记。有的甚至非常勇敢，比如勇闯禁区——人性的政治的宗教的历史的。但其中的多数大致上仍然可爱而单薄。尤瑟纳尔却不仅仅如此。给人这种感觉的大概不是创作的数量问题，也不是创作的风格问题，而更多的是视野，是文笔的力度。

她销量最大的是长篇小说《阿德里安回忆录》。但我们从中并未看出有多少讨好读者的地方。同样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苦炼》，也显示了作家非同一般的严谨态度、丰富的知识和分析的能力。

她的境界、关怀的事物，都超出了我们经验中的女性作家。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18\_1.bmp}

尤瑟纳尔（1903～1987），法国作家。16岁即以长诗《幻想国》获得泰戈尔好评。二次大战后移居美国。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建院340年间第一位女院士。代表作为《阿德里安回忆录》、《苦炼》等。

## 屠格涅夫

他在中国的影响一度超过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作品的气质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上一茬中国人——的欣赏口味。难以掩饰的俄罗斯贵族气、典雅绚丽的文笔，这一切都让有教养和渴望有教养的读者感到受用。要读好书就得找屠格涅夫那一类的书，人们似乎达成了这种共识。他不如托尔斯泰厚重和伟大，可是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而更易接受。

他多情而善良，但只会被人民喜爱而不可能化为人民的一员。他的艺术是有良心的贵族的艺术。他的巨大才华会令一代又一代人钦羨不已，无论有多少人随着风气的转移而轻率褒贬，他的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他所表现的美是真实的、不变的。

对他的误解、某种偏激的损伤是会经常发生的，这也是贵族气的艺术家最容易遇到的。连曼斯菲尔德这样杰出的人物都忍不住叹息，说屠格涅夫“多么虚伪！多么造作”！——没有一点吗？有那么一点，但只是一点点而已。

真正的人民作家、被苦难浸过并专注于表现苦难、深深地理解苦难的作家，才会彻底抛弃和消除那“一点点造作”。对于屠格涅夫而言，他一辈子也洗不尽“铅华”。不过这也好。

他的《白净草原》、《歌手》等短篇写得棒极了，真是浑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0\_1.bmp}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生于贵族家庭，目睹母亲虐待农奴，深恨农奴制。早期作品《猎人笔记》获得广泛影响，后写有多部中长篇小说，如《木木》、《前夜》、《父与子》等，均产生广泛影响，在世界文坛享有很高声望。

然天成。它们有不灭的美，在这种美面前，一个诚实的人总会感动的，会发出无条件的赞美，无论他信仰什么、有什么不同的审美倾向。

他的长篇不如短篇，而他的后期作品又不如前期。《猎人笔记》也许是最真实有力、最能代表作家艺术成就的作品？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1\_1.bmp}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像托尔斯泰一样，他是文学世界中难以超越的高峰。一个真正的巨人最好能像他一样，那么真挚、纯洁、深邃，又是那么充满了矛盾、犹疑和晦涩。他太不幸了，一生中度过了不少拮据期和病疼期。可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成为一位大师，而且还援助了他。这真是奇迹。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普希金一起，他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位俄罗斯作家之一。这个备受煎熬的灵魂影响了那么多的心灵，他的博大和慈爱与偏执和冷酷一样显著触目。

小市民不会喜欢他。他的作品不是为一些肤浅而无聊的人写的。他有时也并非不想写消遣的作品，只是他的一颗心太沉了，从这颗心中产生出的一切终于无法消遣。

与托尔斯泰一样，他在《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作品中有那么多直接的诉说和辩解，直接面对着灵魂问题，剖示使人战栗。在这种真正的人的激动面前，我们不由得要一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平庸和微不足道。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3\_1.bmp}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生于医生之家。父亲因虐待农奴，被农奴打死。初期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后创作了许多杰出作品，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死屋手记》、《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等，对世界文坛有重大影响，被视为“现代派”的鼻祖。

## 列夫·托尔斯泰

我始终相信，他是赢得作家的尊敬最多的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人敢于用轻薄的口吻谈论他，没有一个当代艺术家不去仰视他。他的天才、难以企及的技巧，比起他的伟大人格，似乎都是可以略而不谈的因素了。没有人敢于断言自己比他更爱人、爱劳动者，比他更为仇恨贫困和苦痛、蒙昧。

他的作品多得不可胜数，又由于都是从那颗扑扑跳动的伟大心灵中滋生出来的，所以一旦让我们从中加以比较和鉴别时，就不由得使人分外胆怯，涌起阵阵袭来的羞愧。它们都由生命之丝紧紧相联，不可分割，不可剥离，真正成为一个博大的整体。于是他的一部长篇巨制和一篇短文同样伟大。

我们在现代作家的机智和领悟面前发出惊叹时，最好忘掉托尔斯泰。因为一想到他，现代作家的那些光华就要受到不可思议的损失。在他面前，聪明和睿智都显得不太必要，也似乎有些多余了。

他是“伟大”的代名词。

他多么偏激，可是他多么真诚。在这种大写的人的真实面前，我们第一次想到了伟大的作家原来都是超越了自己的艺术的。而那些创造了现代艺术的辉煌的作家们，总是被自己的艺术所淹没，这同样是一种不幸。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5\_1.bmp}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他先以文学扬名天下，其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被视为不朽之作，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后热心于平民教育和社会进步事业，强调道德的完善，提出“不以恶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被奉为道德的楷模，民族精神的领袖。晚年作品《复活》是一部反映其精神轨迹的杰作。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6\_1.bmp}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由于父母不和，自幼悒郁寡欢。16岁起常外出流浪，与著名诗人魏尔伦交往亲密，后发生冲突，被魏尔伦打伤。1876年参加荷兰殖民武装到爪哇服役，后曾参加贩卖军火。其诗作现存140首左右，主要为16至19岁所作。

## 兰 波

他让人想到一种奇迹。天才和艺术的成熟，它的展现，总需要起码的时间和过程。而兰波似乎把这一切都省略掉了。读他十几岁的诗作，人人都会对天才产生一种深刻的神秘感。遥遥感知着那个奇特的、也许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的灵魂，想象着人生的全部奥秘和美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能力——无法不陷于深深的激动。

他的作品很少，译过来的又是一部分。我们怎样领略这个早熟的诗人？魏尔伦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了不起的少年：“这个人是大高魁梧的，几乎是运动员般的敏捷矫健，脸像被放逐的天使那样，完全是椭圆形的，一头乱蓬蓬的栗色头发，眼睛则属于那种令人不安的浅蓝色。”

像很多真正的天才人物一样，难以言喻的强大生命力使其狂躁不安，在大地上来复奔走，毫不怜惜地折腾着自己。他做过好多种职业，经商、当兵，最后又早早夭折。我特别搞不明白一个诗人是怎样经商的，因为我恐惧今天的商人。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28\_1.bmp}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自幼患哮喘病，终生为病魔所苦，并因此而死。36岁起因病不再外出，闭门写作。代表作为《追忆逝水年华》，构思写作长达16年，其中后3部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该书被奉为现代派的经典，改变了对小说的传统观念，革新了小说的题材和写作技巧，超越时空概念的潜意识成为小说的中心。

## 普鲁斯特

在现代艺术的代表性作家中，难得使用“伟大”这个词汇。是说不清的禁忌阻止了我们，使我们从不轻易地说他们当中谁是“伟大的”。但我们可以经常地说他们是绝妙的、天才的，等等。可是面对着普鲁斯特，我们却常常要表现出某种慷慨。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大概可以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几乎看不到借鉴，也看不到模仿——所有的模仿都不会成功。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为自信从容、旁若无人的精神巨人了。他只在自己的世界中遨游，这差不多就是一个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中外古今的作家中，谁具有如此的极端色彩？

这不仅是一种实验，不，这完全不是实验——他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如数地押在了一部长长的著作上、一场无声无响的劳作上。他没有渴望与这种劳作精神相去甚远的酬谢和犒赏，无论它来自哪个方向，他都全无兴趣。

就是这种罕见之至的纯粹性，才使一部长卷具有某种无从想象的洁净和丰富华丽感。

作为一个生命，他那种独特的、细致入微的感知是任何人都无法重复、都要叹为观止的。我们常常在普鲁斯特惊人的发现和描叙面前感叹：人哪，像他这样敏感多情，才不枉为一个人！

我们不知何时失去了这些——一个人至为宝贵的东西，它们永远地失去了……



## 叶 芝

我想象着他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情感生活，还有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日常状态。文字的栅栏不断地阻碍我走近，我只能透过那些缝隙去注视他衰老的身影。我看到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动面庞，他的开阔的微凸的额头。

他反对抽象的说教，而主张从感性生活的深处汲取艺术形象。他超人的想象力、真挚动人的渴求，都一再地打动我。他做为一个诗人的全部生活，那么真实而内在。他曾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追求爱慕着一个女人，她就是毕生献身于民族自治运动的爱尔兰女活动家毛特·岗。叶芝的这些诗句令人热泪潸潸：“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我虽已年过四十九岁/却无儿无女，两手空空，仅有书一本……”

仅仅是这几句简单的吟唱，就可以打开我们全部的想象，让我们去翘首遥望。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32\_1.bmp}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生于一个画师家庭。代表作有抒情诗《白鸟》、《世界的玫瑰》、《盘旋的楼梯》、《拜占庭》、诗剧《心愿之乡》、《胡里痕的凯瑟琳》等。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哈 代

今天看，他那些长篇小说所描叙的故事都不太新鲜了。可以想象在当时也不见得会是什么传奇。可是它们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能消失，即便经过了遥远的传递也还是存在。的确，极少有一个作家会像哈代一样常读常新，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咀嚼。那些看似陈旧的、被多次讲述过的故事，竟能在刚刚成长起来的一茬读者中找到知音；它可以不断变幻，闪耀出新的光彩。

有一种作品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生长，这一类作品总是极少的。一般而言，时过境迁，作家当年的感动会变得老旧，至多是有一些古董气让人留恋。它们不可能继续向外生长，长出新的东西。它甚至不具有弹性，在外力的作用下也不会增加长度和宽度。

而哈代以《苔丝》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既有迷人的古典气，又会随着时光而新生。我想象它的奥秘——可能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感悟力特别、并且又十分强大的人。他能让笔下的一丝一绺都根植于土地，从中一点一点长出，而且让其永远都不离开那块不大的原土。这样风雨飘摇之后，一个个季节度过，新的一茬收获还会重新来临。我想他在当时绝不追求时新，而是自主性特别强的一个作家，坚持从脚踏的土地上发现永恒的诗意。大地的斑斓被他重现了，这种色彩浓烈充盈，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34\_1.bmp}

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其父是石匠，一生住在农村，爱好音乐，对哈代有重要影响。哈代 26 岁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为《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远不会被岁月冲淡。面对这样的巨幅画卷，我不由得想起密茨凯维支的诗句：“好一片田野，/五谷为之着色！……”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36\_1.bmp}

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自幼父母相继去世。曾学医，后创作剧本，获得较大反响。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和《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说也颇具特色。

## 毛 姆

他的作品很好读——但好读的却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他很理解大众读者，尽可能写得机巧，这自然损伤了自己的艺术。他如果不这样做呢？以他的才力会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吗？

《月亮和六便士》是雅俗共赏的书，却并不让艺术家过分地挑剔。在这本书中，他对艺术家和他们的劳作有透彻的理解，这种理解本身就让人感动。

但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概还是他更长的一部书：《人性的枷锁》。他写这部书时不太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想好好地写写自己。他很少在过去的写作中表现过如此的淳朴，如此的沉着。当然也显得琐细、冗长，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但只要耐住性子读完就会发现，它是庄重沉稳的、有深度的。这部书越往后越好。它写得太长了，艺术上多少有些平庸气。好像老牛拉车，尽管缓慢，但毕竟负载的东西很多。

比起以前那些机灵的短篇，他的一二部好长篇使其稍稍超越了自己。

## 萨 特

他一直主张介入和干预，贴近现实，所以一度很对中国作家的口味。不过比起一般作家来，他还是一个哲学家，活得更真实，有一副称得上天才的不凡的头脑。大概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本钱，然后再力主干预生活，就显得更可信更有价值，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他的戏剧比小说更为成功，我想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向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戏剧这种形式更合适一些，更容易直接面对广大民众。他们是他特殊需要的。

他有极高的艺术才能吗？这往往令人怀疑。他是一个综合体：艺术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诸方面的综合。他最突出的方面或许不是才华，而是敏感与聪慧，是介入社会生活的巨大勇气和激情，是一份真实有力的人生。

这就构成了他的艺术品格，使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

萨特比任何作家哲学家都更具有“当代性”。理解他离不开那个时代，他是与时代紧紧结合和互助的思想艺术巨人。我们也许难以独立考察他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因为这种独立剖析会弄伤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肌体。他是那个季节里茂长的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旁边还长有差不多的另一株树：波伏瓦，即被他称为“河狸”的非凡女人。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39\_1.bmp}

萨特（1905～1980），法国作家、哲学家。幼年丧父。二战中他应征入伍，曾被德军俘虏，获释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他是法国战后重要文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代表作为小说《恶心》、剧本《群蝇》等。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与他诺贝尔文学奖，被他谢绝。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40\_1.bmp}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作家。生于医生家庭。代表作为《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著称，80年代来在世界文坛有重大影响。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短时间内风靡了中国。他的确是迷人的，新时期十年中的影响超过了所有外国作家。他经营那个世界的独特性令人梦牵魂绕。他最让人着迷的作品除了一些中短篇，就是《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后一部书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创作，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他在那个大奖之后仍然能够沉下心来写出一部真正的杰作。这种现象几乎是罕见的。

一个作家的所有好作品、真正有魔力的作品往往都是在刻苦奋斗中、在压抑的气氛中写出来的。一旦缺少了这种环境，一个人就失去了力量。而在马尔克斯那儿，这个神话被打破了。这是他特别令人钦佩的方面之一。

他的作品太迷人，太有趣。他感动人的，并非是某种人格的力量，不是他的心灵。他是伟大的匠人，但不是伟大的诗人。始终站在他前方那座山巅上的，大概是托尔斯泰一族。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生命。这种人在一个民族里是绝不会出现太多的。他古怪的程度完全比得上美国的贝娄，虽然他们之间差异甚大。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42\_1.bmp}

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作家。父亲是一位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员。两次被迫侨居、流亡国外，多次担任外交官。代表作为《总统先生》、《玉米人》。196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阿斯图里亚斯

我读过的《总统先生》和其它一些中短篇，都没有特别惊讶的感觉。但《玉米人》一书却能彻底征服读者。书的前1/3写得特别好，从《查洛·戈多伊上校》一章完成之后，就松弛了。前1/3有难以抵御的磁力，牢牢地将人吸住。

我们一般这样认为：一部书有一半写松了，失了心力，那么整部书都不会是优秀的。可是到了《玉米人》这儿就不适用了。因为这是一部奇书，因为它的前1/3写得太好了，简直如有神助。

我们可以想象那片怪异的土地以及它孕育出的一种文化。尽管这一切都是陌生的，可是由于作家把这些传递得准确逼真，我们把握起来有时真是得心应手。在我所读过的众多的拉美小说中，《玉米人》前1/3的篇幅给予的，已经超过了其它拉美作品的总和。

我觉得阿斯图里亚斯是正宗的拉美作家。

他有点像东方作家，只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伸手一抓全是事物的精髓，完全靠土地气脉的推动来行文走笔。当他稍稍偏离了这种感觉时，就只有依靠一开始形成的那种推力的惯性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松弛的、维持下来的2/3。这当然是可惜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44\_1.bmp}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生于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医生家庭。童年受英国家庭教师教育，读了大量欧美文学名著。一战后随家移居欧洲，就读于剑桥大学。1921年回阿根廷，在图书馆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以其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赢得世界声誉。曾任国立图书馆馆长。

### 博尔赫斯

这是教导小说家的人，而不能用来指导诗人。他是一本大书，但不是一个足踏大地的行吟者。他热衷于迷宫，在穿行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是依靠读书、修养和知识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他总是出色地操作，并在其间掩藏了小小的激动。

他常常使一些匠人望而生畏。他关心人的状况，也关心人的灵魂，但比起他的操作和实验来说，那种兴趣毕竟小多了。

他的作品让人想起庄重的深棕色，甚至是稍有恐怖感的黑色。一种檀香木的气味从中散发出来，使人在迷茫中滋生奇特的尊重，小心翼翼地走入其间。

读他的作品很磨性子，很累。娱悦只在长长的苦涩之后，像饮一种老茶。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46\_1.bmp}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生于贵族家庭，曾任书刊检查官。代表作为《家庭纪事》、《巴格罗夫孙子的童年》，均具有自传和回忆录性质。

### 阿克萨科夫

这位俄罗斯的老作家开始写作时很老了，又写一些老式地主生活，所以是十分老旧的。但是读他的《家庭纪事》却会兴味盎然。他根据目击和记忆，准确地写出往昔，极少夸张和虚构。他运用的艺术手法，在今天看几乎没动什么脑筋。也就是这些老方法使他在当时和今后都获得了成功。这又一次证明了形式本身的确是第二位的。他丝毫不具备实验意义，但却让人着迷。

俄罗斯大地的辽阔、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乡村风情、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都被异常有力地勾画出来。我们甚至想象不出一个作家舍弃了这副笔墨会获得成功。

由此我们会联想，一个作家如果不是特别有内容，那么他哪怕稍稍疏远了形式本身的探索，也就失去了很多的价值；但如果他是一个经历和经验丰富到了极点的人，“怎么写”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48\_1.bmp}

紫式部（约 978～1015），日本古代女作家。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学汉诗，尤爱白居易的诗。曾在宫廷中任职。代表作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内容庞杂，行文典雅，笔意缠绵，表现出鲜明的日本民族气质。

## 紫式部

《源氏物语》的中国读者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它好像呆在一个文学的壁龛中，只让人礼拜而不必研读。它属于早已退出了时新的老年人，属于注重体面的上一茬读书人。其实它一旦回到青年读者手中，他们就会大受裨益。

它的奇异的质地、叙说的节奏、非凡的才情、华丽的色彩，一切都让人惊讶。这是日本很久以前的一块紫玉，闪着古典的光泽。它其中写到的一些出身高贵的男女，接触之后就要交换一二首诗——中国古诗或日本俳句。这种令人入迷的生活，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反差何其巨大，因而也相映成趣。

它很容易使我们想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但绝想不到《水浒》、《西游》。像贾宝玉林妹妹那样缠绵，却更像三国争斗那样的氛围。宫廷生活总是特别吸引人，如果一个记录者对那一切烂熟于心，同时又不厌其烦地讲叙，局外人就会看重这些故事。这样自然而然产生的韵致和情趣色调，就必定不同凡响。局外人无论有多么高深的修养、多么大的才能，也难以写出那一类作品。

这是一部很益于养生的书。读着这样的文字，可以使心情很快平和下来，不再浮躁。我们得以面对一个拉近了的古代，对比人类千年不变的一些因素，比如亲情暖意、爱与被爱等，来理解人类生活中的真实和美好、它的永久的意义。

这样的书永远值得读。它的意趣连绵无尽，会永世长存。它的柔情爱意、安稳如一的风度，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艺术。也许我过分偏爱古老的东方艺术了。

## 亚玛多

他是一位能干的职业写作者，把一切感兴趣的东西都化为了文字，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阵容。他的《加布里埃拉》说明他有职业写作者那样的热情和精力、非同常人的巨大制作能力，却并不安于一般的制作。他的这部代表性作品写得诗情荡漾，散发着“丁香花”的气息。有他这样随意的心态，再加上过人的才华，才会写出一部声情并茂、内在结构非常严谨的长篇小说。

整个故事像流动的活水，时而汪成水潭，时而冲刷而下，发出清脆的回响。作家并不珍惜笔墨，舍得使用文字，浪费中又有节简。他很不同于惜墨如金的另一个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倒有点像洒脱的略萨。他们的长处很相似，弱点也相似。我仿佛看到他在使用一支粗长大笔，而不是那种纤巧的绣花针。他写作是很痛快的，大概很少有迟滞不前的状态。

他的思路和文字都十分流畅，读者接受起来也很方便。可是这样畅达的水流始终没有淹掉精细的思维、巧妙的运筹。这就使他能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过分通俗的作家，也区别于那些比较平庸的作家。

如果全部地、仔仔细细地阅读亚玛多的作品，大概也有点划不来。

{ewc MVIMAGE,MVIMAGE,!99700150\_0052\_1.bmp}

亚玛多（1912~），巴西作家。19岁发表处女作。因参加巴西共产党活动数度入狱、流亡国外。代表作为《加布里埃拉》。

## 乔 伊 斯

他是作家当中走得最远、不允许重复的艺术家，他像普鲁斯特一样写得魅心魅意、特别专注，也一样孤注一掷。一个东方作家好好研修乔伊斯，就会发现西方作家在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深刻的分析。他的那些所谓意识流动、潜意识的连缀，与东方人运用感觉含混而传神地抓住本质的方式仍然区别甚大。

乔伊斯是一个很讲理性和科学的作家，所以东方作家从相反的角度理解他并学习他，就难得要领。乔伊斯繁琐而不神秘，而东方作家的艺术，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有时神秘到超出了分析的范畴。我理解中的乔伊斯，不认为他是不可分析的。所以那些愈来愈多的西方研究者才可以兴味盎然——失去了分析的基础，他们就无从下手。

中国作家或研究者如果运用西方习惯了的武器来对待中国艺术，比如说对待《红楼梦》，一定会走入肤浅。“红学”是品的学问，而不是什么供人考据和解剖的实验。考与剖不是主要的。而对待《尤利西斯》就可以。

他这样的作家不会多也不必多。这点有些像劳伦斯和博尔赫斯。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54\_1.bmp}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曾多年在意大利等国旅居，以教授英语为生。1920年定居巴黎，专事写作。代表作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广泛运用意识流手法，被称为现代派小说的先驱。晚年失明后，创作又一部力作《为芬根守灵》。

## 卡夫卡

他的作品不多。但从文学史上却难以找到像他这样完整的、简洁的作家。他对现代主义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使不少人把他归入了大师级——这肯定会让固执的东方作家感到茫然。因为在我们这儿，“大师”是一个高耸伟岸的概念，有着相当固定的标准和色彩。

其实在卡夫卡这儿，是否“大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完全无视“大师”们的传统。这真是少见的一类生命的感悟，那么新奇又那么淳朴——我们常常发现新奇的东西往往是不那么淳朴的，所以有时那些独特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卡夫卡能够真实地生活在他的想象中，想象激动了他也指导了他。他在想象中获得和汲取了现实世界中绝无仅有的一份健康。

他的想象从那只有名的大甲虫（《变形记》）开始，被千万人议论开去。那一次想象的结果是显豁凸露的，所以不求甚解的大众读者也可以津津有味谈个不休。在我看来，最能代表他的特异思维的，倒不一定是那一篇和那一类。比如他的另外的文字，长篇，或者是那封写给爸爸的著名的长信，就重要得多。

卡夫卡的一切，主要是内容而非形式。一些从形式上入手借鉴的，必然得个皮毛。他是一个不灭的、特别的灵魂。这个灵魂永远训戒和启示着人类。

{ewc MVIMAGE,MVIMAGE,!99700150\_0056\_1.bmp}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百货商人。一生写了3部长篇，均未完成，还有多部中短篇小说，均极精彩。生前发表作品极少，遗嘱朋友焚毁所有作品，但朋友反而整理出版了他的所有著作，其中《城堡》、《变形记》、《地洞》等对后世文学有重大影响。他被视为现代派小说的先驱。

## 艾特玛托夫

他是这些年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苏联作家。他的那些好作品会长久地让中国读者记住，而在其他作家那儿，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我特别重视的是他的《白轮船》之前的作品。那些中短篇使作者耗去了心力，使用了更真实的情感。它们看不出得意的作家惯有的一丝飘忽感和聪明机智，而是沉下来的心跳之声。这些作品中显现的人的自尊会让人记住。

哪怕是写红苹果的一篇恋爱故事，短短的，读过也难以忘怀。故事与主题之类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字里行间留下的痕迹。它如果是质朴的、援助弱者的，那么它起码会是好的。如果除此之外还有同样多的挚爱、不屈的声音，就会令人备加珍视。

他后来的作品写得并不草率，像《断头台》等。他忙着加入世界性的、很重大的一些讨论，比如环境、专制与人性、宗教……这些都让人看重——但可惜的是字里行间的某些痕迹在消失。那是一份压抑的人生刻划下来的，只有它散发出的能量才不可思议。这是神秘之所在，一旦失去了，再高的技巧和开阔的视野之类都无法弥补。

在这方面，任何作家都没有例外。有些中国当代作家曾写出了简洁而真挚感人的、生气勃勃的作品；可是后来当他（她）影响更大了，生存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之后，那些沉沉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58\_1.bmp}

艾特玛托夫（1928～），原苏联吉尔吉斯作家。1937年父亲被突然镇压，他随母返回故乡，从一名干部子弟变为山乡少年。他的中篇小说《查密莉亚》、《白轮船》等获得广泛声誉，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开创了新的写作方式。

真挚的东西就像热汽下的冰一样化掉了。他们无论写怎样的悲剧、怎样低沉的调子，也都无济于事。不感人了一——不深深地打动人了。

## 阿斯塔菲耶夫

他主要引人注目的是《鱼王》。这其实是一部中短篇集——作者以长篇的形式出版，就显得冗长芜杂了一些。这是一部极少见的好作品之一，曾是新时期里对中国作家构成了较大影响力的一本书。

整部书像一曲长长的吟唱。长久的、在夜色中不能消失的叹息、对悲剧结局深深的恐惧和探究，都使人感到这是一部杰作。它的主题指向绝不新奇新鲜，中外作家都写过不少类似的东西。但问题是它的色调、它难以淹没的音韵。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强有力地援助了它，它继续了它的余音，让其在冻土带上久久环绕。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诗篇了，他的诗章留有当代深刻明晰的印记，磨擦也是枉然。这样的诗意底气充盈，不像某些好看的泡沫，只浮在水流之上。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61\_1.bmp}

阿斯塔菲耶夫（1924~），原苏联作家。生于农民之家，童年曾四处流浪，卫国战争中受重伤。27岁开始写作，代表作为《牧童与牧女》、《鱼王》等。

## 聂鲁达

他始终是热情灼人的一位歌手，越到后来，他越是懂得把热情倾泄到民众中。民众和政治都支持了他，但民众并不等于政治。这期间或多或少的虚荣在损害他，因为他过分地相信了诗与民众的关系。那种关系可以写成诗，但它并不结实。他着重地谈到西班牙战士为印他的诗集，在战地上自制纸浆，原料包括带血的戎装和敌人的旗帜……虽然这是一种“真实”，但也太具体了。

马尔克斯把他比喻成一个点石成金的神，我当然同意。尽管这样，点石而成的金，与直接开采出来的金还是有所不同。我更喜欢后者。比如《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他名声大振的第一首长诗，也是一生的杰作。它是开采的金子，是不朽的。多少人反复诵读而热泪盈眶，它激动了不同肤色不同时代的人。它的魔力甚至经过了东方人的翻译也不会失掉。后来的聂鲁达有了魔法，他常常把石块点成金子，所以有时不免疲惫，落下一些半金半石的东西。

我相信他投入政治和民众的热情同样是巨大的生命力化成的。但是这种热情有时化为诗，有时没有。

他那么豪放——诗人式的豪放。多少人只学到了他的豪放，而没有学到他的天才。这有点像海明威，多少人学到了他的狂放粗鲁豪饮爱欲，却没有学到他的诚恳和献身精神。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63\_1.bmp}

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早年丧母，父亲是铁路工人。曾任大使，并当选为国会议员，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政局之变，流亡国外6年。成名作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代表作为《诗歌总集》。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64\_1.bmp}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生于矿工家庭，当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小学教师，曾在外国漂泊十多年。代表作为《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后一部作品他在去世前重病中三易其稿写成，其中写性爱的章节引起争议。

## 劳伦斯

他写性的奥秘的小说，首先给人一种洁净和纯粹感。他书生气很重，像个科学工作者一样严肃地实验。他沉入其中，专注到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他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劳动而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当然还有他的天才。他在一条荒芜的小径上倾注了极大的兴趣。

这就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作家，特别是可以写性的新时期后的中国作家。不过他做的事情，与他的纯粹和他的才能都非常匹配，这一点别人要重复也很难。他专注的方面，与小市民的兴趣是背道而驰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66\_1.bmp}

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俄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生于贵族家庭。学生时代就诗名远扬，其抒情诗风靡一时。其代表作叙事诗《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被视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小说、戏剧、文论、散文作品也具有很高水平。死于决斗。

## 普希金

他有点像中国唐朝的李白，更像个仙人，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中的一代又一代人。这种神奇感，来自他的无数超乎常规和经验的的天才创造。可李白是古人，很久很遥远，而普希金只是沙皇时期的一位诗人。

他这样的诗人有谁能够稍稍接近呢？拜伦吗？拜伦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普希金的诗总有最奇妙的发现——当我们被这种发现的辐射所击中时，总是浑身一战，久久凝视篇章。

他下笔如有神授，一泄千里也毫无疏失。这样的诗人仿佛不是“天才加刻苦”这样惯常的公式所能概括的，而像是苍穹中一块闪亮的金石落在了人间。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68\_1.bmp}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俄罗斯作家。早年丧父，11岁即离家谋生，做过各种苦工，参加政治活动。完全靠自学写作，24岁发表作品，30岁即成为欧洲驰名作家。后参与俄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为《童年》等三部回忆录、《母亲》、《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等，中短篇小说，戏剧创作也十分杰出，享有世界声誉。

## 高尔基

没有一个苏俄作家像他那样荣耀，在中国落地生根。他一度成为天才和革命的代名词。后来中国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才敢于正面凝视他。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了，但后来又被急躁的年轻人过分地挑剔了。

其实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位大师。他让人熟悉了俄国的流浪汉小说，正像以前熟悉美国的马克·吐温一样。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写得无与伦比。他很早的那些短篇多么坚实有力，差不多篇篇掷地有声。

到后来，他忙于记下心中的一切，事无巨细地记，篇幅也越来越长。那些纯粹的诗开始离开了笔端。像一切作家一样，他有时对新生事物也表现出过分的、并不成熟的热情。这既使他变得更为重要和更为勇敢，也使他的精神、他的创造力受到了考验和损害。

我读他那些文论和小说戏剧，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可真难，不仅更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的力度。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70\_1.bmp}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父亲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大哥是诗人、哲学家，五哥是音乐家、剧作家，姐姐是小说家。泰戈尔以诗闻名，一生发表大量诗作，因诗集《吉檀迦利》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也十分著名，他还热心于办教育，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大量歌曲。

## 泰戈尔

像中国一位画家为他作那幅肖像给人的感觉一样，他的作品也是仙风道骨。精灵一般的老人，天生多情也天生富贵。他的神奇联想让西方人惊诧，而且有人模仿也成功了。

他真是印度一位老智者、老歌手。他心中的一切都化为了歌；他眼前的一切都供他吟诵。时光之水流过他的心头，再一次流出就成了芬芳的液体。

时代风云变幻不停，艺术的偶像也挪来动去。可是没有谁想更动泰戈尔的位置——他身上有一种难以测知的神力在护佑他，就像印度的瑜伽功夫一样。那种古老文明国度的精华雨露滋养了一位身穿红袍的白须老人，老人永远神采奕奕。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72\_1.bmp}

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杂货铺，后破产。契诃夫很早就独立谋生，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求学，毕业于医学系，行医。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追求崇高理想，关心社会进步，其作品影响世界文坛。剧作亦影响深远。

## 契诃夫

托尔斯泰赞叹他为“完美的人”。他的艺术也少见地完美。短篇小说的规范杰作，在他这儿得到了确立。他的艺术像他这个人一样洁净、纯粹。即便是创作历史更漫长、成就更大的人，在他的严谨和忠诚面前都会感到羞愧。一个几乎不受时风影响、永远被人喜爱的作家，也许就需要像他一样，从里往外地真实和完美。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优雅的风度，永远保持和流露着良好的教养。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他还有一份同样具有强烈道德感的职业，那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我相信在艺术手法不断翻新的今天或以后，在越来越浮躁的现代人之中，那些读者仍然会找到他，并发出由衷的赞叹。比起他同时代的某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似乎没有什么繁琐冗长。于是一个既不喜欢现代艺术又对老式创作手法有些厌烦的读者，就会去读契诃夫。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74\_1.bmp}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同时研究自然科学，参与政治活动，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被视为欧洲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另外，他还以各种体裁写了大量文学作品，比如《歌德自传》、著名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 歌 德

他是西方引以为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一度人们还把他看成了重要的科学家。有人把他与荷马相提并论，将他比作莎士比亚。他离我们要近得多，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争议。人们习惯上总是愿意承认更遥远更陌生的事物，比如东方人承认西方人，中国人承认外国人，今天的人承认古代的人。

他有着许多伟大人物才有的耐心和自制力，并不轻易转移自己认为重要的那些兴趣。比如说他能长时期坚持自然科学方面的观察实验，花费60年的时光写作《浮士德》。在文学的灿烂星空中，他是一颗恒星。

任何时世里都有一些老派的保守人物，他们一般都是些年长的人。他们的看法有时足以对年轻一代构成刺激，引起一片急躁的否定。可是他们的声音中往往掺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含有真理性。这些人物也大致是经历了狂热和激进的青年时代，那时他们的热情曾像火焰一样烧的。像歌德就是恰当的一例。

他的生命力何等旺盛，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长寿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不倦的创作中。从《少年维特的烦恼》到《浮士德》的最后完成，经历了多少时代风云，他却依然在为心中的激动而吟唱。那个因爱而死去活来的少年，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也仍然为爱浑身滚烫，两手抖动——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命。

## 马雅可夫斯基

他很像后来的聂鲁达，似乎能随意地把什么都变成诗。他善于把句子排成美丽的图案，既好看又可读。他在特定时刻里的一些冲动，处于其它时空中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他的那些冲动是真实的、美的、深刻的，所以仍然能够传得遥远而不失其音色。一提到阶梯诗，中国读者立刻会想到他，同时也想起苏联，想起“老大哥”时代。

他太偏激了，去世时只有三四十岁，作为一个永远年轻的诗人形象保留下来——这样的诗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他们的偏激像旋风一样强劲，没有多少人都够适应。每个时代都会娇惯这种偏激，特别是开始——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往往对这种偏激表现出过分的严厉。他们渐渐忽略了它的纯洁和可爱——孩子般的可爱。这样一直要等到更久远的将来，有人才开始怀念那些可爱的人，怀念他们存在时的光景。

他最好的诗是前期的，而不是新作迭出的后期。随着令人惊讶的巨大热情的涌动，他不停地歌颂和鞭笞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当然主要是高声礼赞——人们从中渐渐听出了一种尖利利的声音。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77\_1.bmp}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前苏联俄罗斯诗人。父亲是林务官。15岁加入共产党。曾学绘画。19岁开始写诗，追求新奇的语言。25岁后改变诗风，写了大量革命诗篇，传颂一时。代表作为《穿裤子的云》、《列宁》等，并创作了剧本《臭虫》、《澡堂》。1930年4月14日自杀。

## 雨 果

关于这位伟大的作家谈论得足够多了，可是在新时期中却越来越少地提到他。他是一位飞翔的天才，当大多数人还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已在高空翱翔。只要谈起他，很少有人会使用不恭的口气。他在一个时代里，因为身影过于巨大，几乎挡住了所有的视线。

他的那些不朽的篇章映照出一条波澜壮阔的生命河流。在逝去的上一个世纪中，没有几个诗人能够伴他行走。

他独自登上了阿尔卑斯山巅，于是只能让人遥遥地仰望，而难以亲近了。越是经历了漫长的时光，后辈作家们越是有着这样的感觉。在他的轰然不绝的回响中，我们有点无可奈何和不知所措。他的艺术是强者的艺术，虽然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遵循的是老式的浪漫主义传统，现代艺术的后来者极少从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灵感。当我们站在 20 世纪末的土地上，试图屏息静气地倾听那位大师内心深处的某种隐秘之声时，突然发觉那个比宇宙还要开阔的胸襟有些空旷，太辽远也太博大——除非我们有着超人的听力，不然就是一片模糊。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79\_1.bmp}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雨果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剧本、小说，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热情投身革命运动，关心社会进步，曾流亡国外 19 年。其代表作为《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死后法国为其举行国葬。

## 巴尔扎克

他写了很多精力充沛的书，使用了锋利的解剖刀。关于那个时代的人心与金钱的奥秘，他烂熟于心。至今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能够超越他。但在今天的很多艺术家眼里，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关心钱了。

就因为这种关心，使他的作品失去了很多色彩，显得有些单调。没有一个相同量级的现实主义作家会像他那样一再地重复自己，会像他那样老旧得如此之快。也许关心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会兴味盎然地阅读他的书，但20世纪以来的作家们大约不会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上面。

我们面对他的全部著作，常常渴望找到更多的诗意。可惜他对这些并不在意。像写人与狮子的奇特关系的《沙漠里的爱情》一类，在他的创作中占得比重太小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81\_1.bmp}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82\_1.bmp}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很小就被送到乡村寄养，童年生活十分痛苦。20岁决定专职写作，发表多部作品，但毫无反响，后改行从事出版、印刷工作，均以亏损告终。29岁时重新投身写作，此后不到20年间，创作了91部小说，其代表作《高老头》仅写了三天三夜。后来他把自己的作品统一于《人间喜剧》名下，勾画出整个法国场景。他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 阿勃拉莫夫

他的四卷本《普里亚斯林一家》大获成功，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只是第一部。后面几部可能作者没有守住心力，只有情节在发展，已经没有崭新的情绪生成。

一个作家能够写出那样的一本书，也就应当无有愧疚了。对于土地的真切感悟、对于母亲的一片忠诚，让我久久难忘。人的顽强、人性的美好与残酷、大自然的绚丽与酷烈，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因为这部书而记住了一位前苏联作家的名字，认为他是能够举起一部巨著的人。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那些仿佛早已写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著作的人，却从来也没有真正重要的作品问世。他们的名声是非常可疑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84\_1.bmp}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生于犹太工厂主家庭。23岁任报社编辑，曾游历世界。早年从事文学翻译，1919年后埋头于创作。二战中流亡英国，后到达巴西。其主要成就在传记文学和小说方面。代表作为《焦躁的心》、《象棋的故事》、《一个女子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1942年2月23日与妻子一起自杀。

### 茨威格

他的作品太吸引人，太漂亮也太巧妙，好得让人嫉妒。他的小说都可以被读者牢牢记住，都有极为用心的设计，但绝不是市面上的读物。“雅俗共赏”的评价对于他是真正适用的。

他描写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一个赌徒的手，都是绝妙的。那种独到的观察和天才的表达，达到了使人怦然心动的地步。

我们觉得他有大师的力量，但没有那样的色调和特质。比如说他还不够苍浑和博大，比如说他没有一生专注地表达某种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但我们可以走近他、喜欢他、学习他，在很多方面奉他为楷模。

他能把引人入胜的故事写得很典雅。他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在气质上接近平民，但大众读者却非常喜欢它们。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86\_1.bmp}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父亲是退役军官。14岁开始写诗，19岁已写出了大部分代表诗作，如《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等。普希金决斗而死后，他写了《诗人之死》，因此被流放。他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长诗《童僧》、《恶魔》。1841年7月27日在决斗中被害。他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对俄国文学有重大影响。

### 莱蒙托夫

他的诗和小说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虽然写作生涯比较短暂。他与普希金、拜伦、裴多菲、叶赛宁和雪莱有些相似，即同样具有超人的才情又同样地不幸。他逝去得太早了。他留下的光彩四射的篇章永远照耀着世人，将有一代又一代人享用它的甘美。

我反复咀嚼他的作品。像《当代英雄》中那个盲童和走私女人的故事，谁读了都会留在心中一辈子。

像他一类奇怪的生命常引人作各种想象：他是怎么吸取各种知识以形成自己的技巧？生活究竟用什么方式恩惠了他？还有，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难道都隐藏着类似的非凡人物吗？为什么他的杰出诗章可以永葆青翠欲滴的新鲜感？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88\_1.bmp}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父亲是乡村律师和店主。吐温曾做过排字工人、舵手。以写幽默作品著称。代表作为《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索恩历险记》，后者被誉为“美国文学的起源”。

## 马克·吐温

海明威把他誉为“美国文学之父”，这不仅说明美国的历史短暂，还标明了他的伟大的难以超越的地位。在阅读中我们一再地感到他那些著作流露着一种特别的芬芳。它们的美是更自然也是更永久的。

民间文学给一位作家的滋养起到了某种至为关键的作用。并非随便一个作家就能得到这种滋养——哪怕他来自民间。有的作家有一种奇怪的排斥力，使其难以吸收他很容易接触的一些民间营养。

马克·吐温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倚仗了民间文学的力量。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一个作家永不褪色，同时又构成了众多作家的源头。他讲的关于密西西比的故事，哈克·贝利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现代作家感兴趣的色彩，可是由于葆有一种原生的美，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小视。

他的书即便流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也不会因为陌生而拒绝它。一片土地与另一片土地沟通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而仅仅依靠书本推导复制的东西，有时干燥晦涩得丝毫不可亲近。

## 西 蒙

这位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性作家，对于正在热衷于试验的中国作家当然是重要的。我承认阅读他非常吃力，但仍能够捕捉到他的弦内弦外之音。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他当具有很高的技巧和修养，而且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人。他有极大的勇气。

另一位作家，也是新小说派的重要人物——萨洛特——从形式上看就好读得多。西蒙的形式太重要了，他是艺术把艺术家逼到绝路之后，奋力挣扎的一位好汉。我们未来的文学史家也许将用充满同情和怜悯的眼光看着他。

他因为自己的求索而损失的东西很多，有些损失又是致命的，他有时不得不损失掉内容。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91\_1.bmp}

西蒙（1913～），法国作家。曾从名师学画。二战参加骑兵团作战，被俘后逃脱。战后他回故乡，一边经营葡萄种植园，一边从事写作。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写作中受福克纳、加缪影响很深。代表作为《佛兰德公路》。

## 波 特

她写得很少，可是从事文学的时间又很长。她一生只写了一部长篇、二十个短篇和不足十部中篇。可是她写下的每一部每一篇都不容忽视。她忠于自己的艺术，非常看重自己的感悟。我们总是为她的严谨，为她对艺术深深的投入和巨大的、非凡的艺术成就而充满敬意。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觉得像她一样让人敬重的艺术家并不是特别多。她专注于每一篇每一部，尽力把它写得完美，写得合乎自己苛刻的要求。为此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老人》、《绳》等小说，都让人对其超绝的技巧感到钦佩。

她是海明威那个时代里又一位不朽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给人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还有福克纳等。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93\_1.bmp}

波特（1890～1980），美国女作家。16岁从修女学校出走，当过记者、演员、歌手、编辑、教员，后专门从事写作。30岁始发表作品。以中短篇小说著称，唯一的长篇小说是《愚人船》，创作跨度20多年。

## 川端康成

他是我们东方的一位旁若无人的探索者，十分懂得用什么办法去征服西方人。他的《古都》、《雪国》、《千只鹤》及《伊豆的舞女》一批作品，都引人入胜。它们像岛国上的真丝织品，细细的，人们唯恐用力接触时会损伤了它。他强烈地显示着维护着自己很得意的那一切，缓慢地咀嚼享用，并不怕别人议论。他知道生命的奥秘——自己的和别人的。

比起那些强悍的男人，他显得有点手无缚鸡之力。可是由于他敏感而细腻地猜悟着、把玩着，直逼人性的深处，尽情地在日本文化的海洋中遨游，所以没人觉得他是一个弱者。他另有一种强大，这就是他借助的文化的力量、他瘦小的身躯中包含的自信力。

不过他毕竟只局限在那样的一种境界中，先是清美——正是这种清美使他不朽——接上就有点腻了。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95\_1.bmp}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作家。自幼失去父母。22岁发表小说即引起文坛重视。以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成名。在艺术上，他受现代派影响，在思想上，又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影响。代表作为《雪国》、《千只鹤》、《古都》。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自杀。

## 伍尔夫

她有点像离自己很近的女作家曼斯菲尔德，诞生在一个折磨人的时代里，心比天高。她目睹了经济萧条、战乱，特别是被现实主义大师们搞到了尽头的艺术。

只有她那么争强好胜、同时又有一副奇特的头脑的人才会搞出那样一批实验品。它们是《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等小说。这是给力求上进的艺术学徒和有闲的成功者看的，并不奢望送给整个社会。但它们却成了那个世纪艺术家交出的一份值得珍惜的礼物。

她探索着这个世界，同时也入迷地探索着自己头脑中的秘密。这种交织在一起的艰难而寂寞的工作耗损了她的神经。她不断地追寻一种绝对的真实和完美，并且在一条至为偏僻的小路上开拓。她把自己的全部都祭了艺术。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97\_1.bmp}

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生于文学世家。早年写书评，与许多作家如亨利·詹姆斯、艾略特交往密切。她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擅用意识流手法，代表作为《到灯塔去》、《海浪》、《达罗卫夫人》等。1941年3月28日自杀。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098\_1.bmp}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父亲是破产农民。从幼年起就卖报、卸货，14岁进工厂当童工，15岁干非法捕捞买卖，后当水手，还曾冒险淘金。他完全靠自学写作，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为《荒野的呼唤》、《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1916年11月22日自杀。

### 杰克·伦敦

除了一段短暂而又巨大的成功之外，他一直都在挣扎，从未屈服。贫困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他懂得一个生存在下层的人要用什么去获得自尊，要付出怎样的力气。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把人的拚搏写得那么生动逼真。他的作品是关于弱者的说明和强者的炫示，是傲立于世的宣言。

他最杰出的作品是一些短篇，再加上《荒野的呼唤》。《雪虎》在前一个写狗的中篇的高度上稍稍跌落了一下，多少失去了一点神秘莫测的力量。

他特别令人敬佩之处还在于，所有作品——无论是成名前或成名后——都看不出作者曾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愧。他坚定地代表着自己的出身，有着从不打算遮掩的自豪与傲慢、仇视与抵触。这些特质，既不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海明威和福克纳所具备的，也不是那些以贫困为耻辱的另一些倒霉汉敢表达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0\_1.bmp}

欧·亨利（1862～1910），美国短篇小说家。父亲是医生。亨利曾做过多种工作，后涉嫌被捕，在狱中开始写作，出狱后专职写作。共创作短篇 300 多篇，轰动一时，如《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被公认为短篇名手。

### 欧·亨利

他对不少短篇小说作家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也的确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好作品，当然是短篇。他有匠人的耐性，同时又具有诗人的情怀。他的作品是技巧十足的，却又因为自己真切的激动而避免了另一种浮浅。他与大多数技巧型的作家不同，他能深深地感动。

无论如何，他只是一个机智的、非常聪慧的大文人。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2\_1.bmp}

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5岁起独立谋生。曾两度流落美国。他提倡心理文学，代表作为《牧羊神》、《大地的成长》等。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拥护纳粹1945年被捕，后因病获释。

## 汉姆生

他像哈代一样执着一样厚重，凭着对那片土地的感激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的魅力同样不会随着风气的变换而失掉。《大地的成长》是按照古老秩序排列构筑的，也是展示一种古老的情感。人们会在一些最基本的发现上长久地驻留，从中找到一些未曾变更过的感念。这就是永恒的诗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像他着力描叙的土地一样，不断有新的东西滋长出来。他确立的一切：情感、故事、人物，比其他那些机智灵巧的作家要持久得多。

任何时候，那些擅长于讲叙老故事和“平淡”故事的人，都往往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4\_1.bmp}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批评家。出生于美国，先祖是英国人，祖父创办华盛顿大学，后任校长。母亲是诗人。1914年起定居英国。代表作为《荒原》，是他的成名作，被誉为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还有《四个四重奏》，被认为是他创作的顶峰。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艾略特

他在众多的诗人中总是独占一份光荣。他的超人的气魄、瑰丽斑驳的想象、芜杂而和谐的意绪，都让一代代人视为神奇并诠释不尽。他像一个独行大侠一样，风卷残云般地从大地上掠过，让后来人望而生畏。

重复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写出了大气磅礴的《荒原》，又写出了《四个四重奏》。他的劳作和实现的结果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人到底能够作些什么，并让我们更加忠于理想。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6\_1.bmp}

怀特（1912~），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生于英国，二战中曾就职于情报部门。1948年回澳大利亚定居。其成名作是小说《人类之树》，代表作为《风暴眼》。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怀 特

他是澳洲的多产作家。他之前我们极少注意那块土地上的诗人。他那些大部头的书里，故事应有尽有，而且写得极为放肆。比如《风暴眼》等书，作者并不顾虑什么，甚至也不担心篇幅太长。结果它们真的有了这些倾向。

怀特很倔强，越是后来越显示了这样的性格。那些好的艺术家，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件珍宝就是倔强。而那些没出息的所谓艺术家，只能越来越乖巧、越来越懂事。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8\_1.bmp}

索因卡（1934~），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在英国攻读文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剧院从事戏剧工作，1960年回国。他把西方戏剧艺术与非洲传统音乐、舞蹈等结合在一起。后期作品表现手法荒诞。代表作为剧本《路》和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

## 索因卡

使我难忘的是他的剧本《森林舞蹈》。他的戏剧比他的小说《痴心与浊水》等更好。它以令人惊奇的丰富多彩、深深植根于民族沃土的非凡气质征服了我们。我因此感到，艺术家要倾听土地的声音必须屏息静气——当然对于读者也是这样。

许多单薄的作品主要就是没有传递出土地的声音。土地没有卑贱的，而感受土地的心灵却有卑劣和高贵之分。索因卡在那个戏剧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一片陆地的敬重、和面对生母般的情感。

他的作品如此频繁地出现鬼魂之类而不使人厌烦。这很奇怪。鬼魂的参与其实是一种假设和言喻，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拉美作家手中反复磨擦过，已经提不起人的胃口。索因卡却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鬼魂来往的通道，所以它们出现得再多、再疯狂，都显得自然贴切。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8\_1.bmp}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父亲为巨商，母亲有葡萄牙血统。26岁发表《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被视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二战前因反对纳粹，被迫流亡国外，1938年迁居美国。晚年移居瑞士。

其代表作还有《魔山》。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09\_1.bmp}

## 托马斯·曼

这是一个使很多天才黯然失色的伟大作家。他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青年时代就写出了皇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来这部书成了一些家族小说的楷模，是那个时期传下来的真正的经典。比起它来，那些现代主义的经典就显得太牵强、太寒酸了。它具有经典作品才有的庄重感和相应的规模、超人一等的气质。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后来一连串的杰作。一个强大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创造力、不倦的热情，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他甚至写出了《死于威尼斯》这样的作品，这进一步说明了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作家。作品中特异的品质与思维、无比纯粹的艺术格调，都能引发别人无穷的想象。

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几乎都有隔膜的痛苦、寂寞的孤单，以及由于历史的短浅和某种缺乏根柢造成的担心，总之都有着程度不同的苦恼——如果能够更多地听到上一个时代大师们的回声，那将会使他们感到特别的幸福。而《死于威尼斯》一篇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期望。

## 米斯特拉尔

那些专注于某一种题材和主题的作家，极少获得她这样的地位和荣誉。她差不多一生只歌颂爱、爱情。人人都触摸得到的那个大主题在她这儿变得很实在又很新鲜。它甚至在一开始是非常具体的，这种具体性带来了单纯的美，并使她一直坚持到底，她于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一个作家在捕捉那些真实而具体的诗意时，并非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变质，成为很抽象很色彩化的东西。于是作家有可能因此而变得庸常。

米斯特拉尔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执着于看到感到哀过痛过也痴过的这种情感，一生不再忘怀。这种执着本身就是最好的诗。这种情感的性质属于人类亘古不变的那一部分，最受人尊重和厚待。

20 世纪末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感。反映到艺术上，就是这种艺术家的绝迹。现在开始的是一场更复杂更含混、更无所适从的痛苦。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14\_1.bmp}

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女诗人。早年独立谋生。14 岁开始发表诗作。后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学校长。还曾任智利驻国外领事。代表作为诗集《有刺的树》，194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斯坦培克

现实主义创作在他那里接近了尾声。我们可以在他身边发现一大批杰出的现代艺术实践者，如帕索斯、海明威和斯泰因等。他们及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影响斯坦培克这样的实力派作家。我最喜欢的作品是他的《托蒂亚盆地》（一译《煎饼坪》）和《罐头厂街》。他的产生了极大反响的长篇《愤怒的葡萄》写得结实有力，沉郁凝重，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有扎扎实实和极其有趣的人物，有无可取代和没法忽视的当代性。这一切都使人不得不极大地重视。它特别像一曲正剧，这也是让人看重的原因。

但前两个中篇深刻的幽默感、自然天成的流畅、对人性宛若无意的有力揭示，都最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和艺术倾向。他的其它作品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也使他稍稍脱离了现实主义，有了别一种色彩。

他是始终可信的、严谨的作家。即便到了《伊甸之东》和《烦恼的冬天》这样的阶段，也仍然保持着那种严肃工整；即便是写《战地随笔》这样的短章，也仍然充满了绝妙的思维。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16\_1.bmp}

斯坦培克（1902～1968），美国作家。生于工厂主家庭。成年后修过路，丈量过田亩，捕过鱼。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及中篇小说《托蒂亚盆地》、《罐头厂街》、《珍珠》等。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舍伍德·安德森

他在中国读者中最有影响的是《小城畸人》。这是一部互有连接的短篇小说集。它可以反复阅读，意味深长。这样精致而博远的作品，在文坛上从来少见。它甚至使人想到，一个作家一生只要写出一部这样的书，也就足以流传、足以无悔了。

时间的浪头大概难以淹没这本薄薄的书。

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从不放纵自己的情感。他似乎只对充分把握了的事物感兴趣，并对其再三品咂。他对人的探索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始终专注于某种悟想。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洞察力，表达上的准确性，都让人吃惊。比起他的两个学生兼朋友——海明威和福克纳来，他显得节俭多了，谨慎多了，城府更深。

《小城畸人》可以做为文学的教科书。而某些巨著却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

## 里尔克，里尔克

谁能理解他和他所创造的世界。

这是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寂寞着、激动着、热爱着的一个人。一个比他更年轻的诗人收到他那著名的十封信之后写道：“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是的，我们都是些应该沉默的人。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偶尔也像里尔克一样寂寞。冬天里的寂寞，春天里的惆怅和秋天里的伤感，就像当年加在里尔克身上一样，也会加在我们身上。

随着落叶的卷动，寒冷来临。屋檐上的冰凌被呼啸的北风扫在地上，像玻璃一样碎成杂屑。我们真的、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那种寂寥。一个在旅途上疲惫已极，却不得不遥望没有尽头的土路，悄坐一块青石休憩……

在里尔克的世界里，在他的自语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是“寂寞”和“爱”。他认为寂寞是美的，因此人应该寂寞，必须寂寞。他认为爱是最美好的，同时又是最艰难、最高和最后完成的事情。所以他说一个年轻人是不应该急匆匆去爱的，因为他需要学习，需要懂得很多之后，才能够完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19\_1.bmp}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父亲是铁路职员。22岁时曾去俄国，会见了列夫·托尔斯泰。1902年旅居巴黎，曾任雕塑家罗丹的秘书。他的代表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如《杜伊诺哀歌》等。他还写小说和散文。他的创作对西方文艺界和知识界有重大影响。

成这最后的壮举。里尔克把爱看得那么神圣。只有这种爱，这温柔和煦的目光扫过时空，扫过遥远的世界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证明自己是活着的——这个特异的生命，这个多病的自小孱弱的陆军生，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欢乐和沉寂之中爱着、思索着。

他的呢喃留给了极为遥远和荒凉的一个世界，以致于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另一个角落里，还会溅起轻轻的回响。

后人因为他的存在而神往和沮丧，热烈和绝望。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抑郁和温柔的人，一个懂得爱的人，你的思想让人翻来复去地阅读；你的思想像美丽的丝线一样将人缠裹。

雨夜，听着北风，低吟你的诗句，抵挡袭上心头的什么。许多痛苦退远了，温柔像远方的海波一样推拥过来，覆盖过来。

……想起苏联另一位类似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还有那个美丽的命运多劫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三个人的美丽过往和难忘的友谊。他们互相爱着。他们都是深深懂得爱的人，可爱的人，自我怜悯和自我骄傲的人。他们也懂得自豪，他们常常沉思和寂寞。

光彩四溢的诗人在著名的十封信中对另一个更年轻的诗人说：“亲爱的先生，你要爱你的寂寞。”天哪，我们什么时候听过这样要命的字眼，这样特殊的劝慰啊。

他接着写道：“负担它那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你说，你身边的都同你疏远了，其实这正是你的周围扩大的开始。如果你的亲近都离远了，那么你的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很广大；你要为你的成长欢喜……”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身边的人同我们的疏远更能引起自身的磨损和痛苦。可是里尔克却说，“这正是你的周围扩大的开始”。我们的亲近离远了，可是我们的“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很广大”，是“值得欢喜”的一种成长。这是何等自信的理解。这种真正的、不容动摇的自尊，这种由于长久地守护善良而引发的感慨和自豪，并不是很多人所能拥有、所能理解的。

在里尔克看来，那些离开的人都是一些“落在后面的人”。怎样对待他们？他说：“要好好对待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在他们面前你要稳定自若，不要用你的怀疑苦恼他们，也不用你的信心或欢悦惊吓他们，这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是的，他们不能了解，这也是他们离去的一个原因。面对这种离去，一个人有时候难免顾虑重重、充满矛盾。我们只有听从里尔克的劝解，才会稍许安定一些。

他接着又鼓励我们：“要同他们寻找出一种简单而诚挚的和谐。这种和谐和任凭你自己将来怎样转变，都无须更改。要爱惜他们那种生疏方式的生活，要谅解那些进入老境的人们；他们对于你所信任的孤独是畏惧的。”

一个对人类多么体贴入微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理解；对人，对世界，对生活——这个时世还会有谁对他人能够这样地体贴入微？我们很少看到，也很难看到。

他拥有了自己所信任的孤独，而又愿意谅解那些畏惧这同一种孤独的人。对于那些“进入老境”的人，畏惧的人，那些在诗人看来过着一种“生疏”生活的人，他都愿意与他们“谐和”。可以设想，世上无论有多少种美丽的因素，都是从这种谅解与谐和之中产生的。

里尔克对世界和人生，对爱和寂寞这种种人生最大问题的思索之时，才刚刚三十左右岁。可是一种惊人的思维，独特的思路，特别的温柔和极度的内向，超常的敏感，一种饱满充实，都已生成，并从这呢喃之中透露出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生命质地的不同，天才与庸人的不同，特立独行与世俗凡人的不同。

曾经在哪里看过里尔克的一个头部雕像。美丽的五官棱角分明，完全像一个圣者。是的，他是在这黑暗中默默远行的、不可多得的一个圣者。远行者和圣者的思维总向宇宙的远方升华，进入不可及的高度和缥缈。他太爱我们了，所以他要离去。他的爱太广大了，所以他的灵魂要离去。

可是当有人因他的吟唱劳而无功而发出讪笑、惊讶和感慨的时候，他的脸上又会闪烁出怜悯的笑容。

一个诗人在繁忙的思索中，在艰辛的劳作中，竟然可以如此对待比他更为年轻更为稚嫩的人，向他详细地诉说这一类极为费解又极为需要的话语。世上有些原理，关于爱和寂寞的原理，是不可不加以深思并到处传达的；可是这需要多么崇高的心灵，多么安静的灵魂，多么清晰的思路；总而言之，需要多少关怀的力量、爱的力量。

他是一个永不失望的失望者，永不寂寞的寂寞者。就因为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里尔克，就因为 we 认识了他，我们就不该再对生活失望，不该对空气中袭来的一切感到绝望和无告。我们在任何时候，对我们的后来人、对拥挤的人流，都可以说上一句：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里尔克。

诗人，以及所有健康的人、向上的人，他们怎么会孤独。

在他的呢喃低语之中，我们会生出一种共享的幸福。

## 爱的浪迹

一个人为什么而流浪——这里指躯体的流浪和灵魂的流浪……没有尽头的游荡，曲折艰难的历程，这一切都缘何而生？听不到确切的回答，听不到无欺的回答。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流浪，这一点都不过分。人无法回避走向一片苍茫、不知终点和尽头的那样一种感觉。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囊括在这种奇妙的流浪之中。这或许是凄凉而美好的。它给人带来了真正的痛苦和真正的欢乐，唯独很少伤感。伤感常常是不属于流浪者的。

德国诗人黑塞对自己的流浪有过一段真实的记录。他回忆“，他曾常常去一家饭店里聚会——这回忆是他背上背囊，在山村旅行的路途上开始的。他承认他常常去那儿，是因为那个饭店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坐”。他这样描绘她：“浅金色的头发，两颊红晕。”他说：“我同她没说一句话。你啊，天使！看着她既是享受，又是痛苦。我在那整整一小时里是多么爱她！我又成了十八岁的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那整整一小时”几个字。这是一个单位时间——仅在那时候，黑塞是那么爱她。而这爱与这旅途有什么关系？黑塞写道：“这一切刹那间又都历历在目，美丽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24\_1.bmp}

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父亲是传教士。早年当过学徒工、店员。1912年迁居瑞士。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轮下》、《草原之狼》、《玻璃球游戏》等。他热爱东方文化，崇拜中国古代哲人，在作品中多有表现。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浅金色头发的快活的女子。我记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我爱过你一个钟头。今天在这阳光下的山村小道旁，我又爱了你一个钟头。谁也比不上我那么爱你，谁也不曾像我那样给予你那么多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

诗人有着那么具体的执着、真实可感的“一个钟头”的爱恋。可是这一个钟头的爱恋，由于发生在一个真正多情和能够爱的生命身上，就可以无限地闪回和延长，可以化为他浪迹山村的动力，成为一点可以追忆的、不为世人所知的隐秘。他爱着，深深地爱着，品咂着那种爱，并不需要其他人去理解。

那个被深深缅怀的少女，两颊红晕的少女，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年龄，也不知道她的出身，她来自何方。他仅仅知道她坐在那儿，他见过她，但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在他那“只为爱本身而去爱着”的这一类人那儿，也许仅有这些也就足够了。 he 可以从诸种美好的事物当中寻找到同一种灵魂和生命。这才是他爱的本质。

他写道，“在这没有尽头的流浪当中，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角落里活动着的流浪者，各式各样的流浪者，实质上都不过是在渴望着一次艳遇。”

大胆而真实的假设使人怦然心动。遇到什么？遇到一个美好、一个真实、一点感激、一点怀念和一次沉湎……在他看来，一个流浪者“最得心应手的就是，恰恰为了爱的愿望不能实现而去培育爱的愿望”，他们正在把“本该

属于女人的那种爱”，“分给村庄和山峦、湖泊和峡谷，分给路旁的儿童、桥头的乞丐、牧场上的牛，以及鸟儿与蝴蝶。我们把爱同对象分开，我们只需要爱本身就足够了。一如我们在流浪中从不寻找目的地，而仅仅享受着流浪本身——永远在途中。”

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像黑塞一样把这种爱与流浪之间的奇特关系，如此准确地剖析和镌刻。至此，我们完全理解了那种不倦的探索——人类所有的不倦的探索，究竟源于哪里。它们原来不是源于恨，而是源于爱。如果爱和恨——其实爱与恨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源于这里，而不是源于其他，不是源于其他的欲望。他们爱，他们寻找，他们才不倦。他们的爱太广泛、太深厚、太多，装得太满，于是就要溢出，就不得不分布给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像黑塞一样分布给儿童、桥头的乞丐、植物和动物。这种爱是无所不在的，目光所及，心灵所及，他都可以将其分布出去。

黑塞在这里说自己“属于轻浮之人之列”，因为他爱的只是“爱本身”。他说他自己可以被谴责为“不忠实”——这些“不忠实者”啊，这些流浪者啊，都天性如此。但也正因为他们爱的只是“爱本身”，所以才有可能把爱同对象分开。他们只需要“爱本身”就足够了。所以他说，他在流浪中从不寻找目的地，而仅仅是享受流浪本身。他只存在于旅途之中，他不想知道那个脸颊红晕的年轻女子的名字，而且不想培育那种具体的爱。因为那个女子不是他爱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推动之力。他必然地、常常地要把这具体的爱送掉，“送给路旁的花，酒杯里的闪闪阳光，教堂钟楼的红色圆顶”。所以他可以造谣般的宣布：“我热恋着这个世界。”

他在旅途中不停地思念和梦见那位金发女子，疯狂般地热恋着她。我们为此而受到了感动。

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美好的人，他把由土地而滋生的真实的生命，挥发得如此感人。在这样的生命面前，我们只能感到自卑，感到生命力的孱弱和无力。我们不能够像这个生命一样地欢呼——“为了她，我感谢上帝——因为她活着，因为我可以见到她。为了她，我将写一首歌，并且用红葡萄酒灌醉我自己”。

最可贵最真实的是，这瞬间的激动、热恋，都能长长地闪回，与他漫长的寻找和流浪的一生贴合在一起。她不会消失，是的，他用葡萄酒灌醉了自己。他想写一首歌，这一首歌将无限绵长，无限悠远，一直可以唱到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真实的爱，这就是爱的奥秘。

我们在今天不断可以看到那些鄙视流浪的人。由于他们自己没有勇气去流浪，没有被一种爱力所推动，所以既没有身躯的流浪，又没有精神的流浪。他们在一个被物欲折磨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也因为庸俗的寂寞和嫉妒，他们要截断所有流浪者的去路。他们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憎恨，把仇恨的诅咒散布在气流之中，让它们织成一张羁绊之网，包围所有的流浪者（爱者）。

有一天，当诗人脸上皱纹密布，白发丛生；当岁月的手无情地摧残了他的面容的时候，我们从他的目光里，仍将看到许多热烈美好的闪回。是的，人走到了进一步的完美，脸上的皱纹尽刻着旅途上美好的故事。它们是种种记载，是一首又一首长诗。它们是因为那“一个钟头”而产生的那首诗的延长和续写。这首诗还将写下去，直到诗人自己在尘寰中消失。

当人类第一次有了流浪的渴念，懂得为什么而流浪的时候，大概人类才

真正从动物群落中脱颖而出。流浪者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向着人类自己的方向所进发的第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能够去为爱而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能够动手驱除狼藉，创造出自己的完美：完美的自我的世界、人的世界。旅途上的人应该是多情的，人应该行进在旅途上。人是流浪者，而不是其他。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倍加珍视这刚刚获得的启迪。我们想说，风雪、严寒、披凌挂雪的山岭，都不能阻隔流浪者思维的触觉和流血的双脚。他翻山越岭走向远方，去迎接那一片灿烂的春阳。爱是无以名状的，一如旅途的遥无目的、茫茫苍苍。爱因此而变得开阔、无敌，变得无所不在和没有尽头。这就是“仅仅是因为爱而爱”的人生。

严冬里，爱是无所不在的阳光。

## 诗人的命数

我们甚至愿意相信，他们总是被一些神秘的东西所决定着，不可更变。经过或短促或漫长的燃烧，有的爆出闪电般的炽亮，有的发出长久的红光；最后的灰烬撒落在大地上，留下墨痕。这墨痕曲曲折折，指引着后来者，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在奇迹面前发出惊叹，目瞪口呆。

诗人们简直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奇迹，是无法诠释、无法破解之谜。

当我们说到天才的时候，常常要想到法国的少年诗人兰波。他仅仅十岁就能用法文流畅地写作，十五岁的拉丁文诗作就获得了科学院颁发的头奖。这时他的作品已经显示出相当娴熟的技巧。他创作的旺盛期到来的时候，也仅仅十六七岁。

这是一个何等奇特的、不宁的生命。

十六岁那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兰波卖掉仅有的几本值钱的书，换成了车票，要亲自去巴黎，目睹第二帝国的战败。可是由于违章强行坐车，他在巴黎车站被扣押。后来经过朋友的解救才脱身返回家乡。仅仅过了几天，他又徒步旅行去了比利时。他想到报馆工作，最后还是失望而归。这一年他写了那么多诗，有歌颂起义者的，有为穷人的苦难而写的，还有对教会的诅咒，对战争的抗议；但最多的是对远游的渴望——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我的流浪》。

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爆发时，兰波真像一个流浪儿一样在国民自卫军中，在人民群众之中。他这样生活了半个月，写出了抗议和赞颂的诗章，高呼：“我是受苦的人，叛逆的人！”

他称自己为“通灵者”，写下了一些神秘难测的、无法猜度的诗章。它们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感到阵阵惊讶的神奇之作。一个少年的笔触伸进了人类灵魂深处、伸进了最隐晦的角落，摹绘出一条变幻莫测的彩色河流。这河流后来滋润了万千生灵。从东方到西方，人们都对一个光芒万丈的少年诗人感到由衷的惊叹和敬仰。

后来者看着他的画像，在他那不可思议的额头上行着自己的注目礼。他们要把一份心情转告给朋友，转告那一刻的慨叹和激动。

寒冷的风声传导着兰波那不朽的铿锵之音，人们仿佛仍能看见他那细长的双腿在冰凉的大地上跋涉。

他十几岁时再次来到了巴黎，找到了当时的著名诗人魏尔伦。他们生活在一起。也许这段日子影响了他的一生，也许这种畸形的爱恋只能属于兰波这样的人。他为此写下了许多诗章。两位诗人已经难分难离，互相追逐，又互相抛弃。

1873年7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当这个神奇的少年诗人再一次决定同魏尔伦分手时，魏尔伦一气之下拔枪击伤了他的手腕……而后他或者蛰居家中，或者旅居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学习了至少七种以上的语言。他把自己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风波、长旅、苦闷、矛盾，各种各样的折磨、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都加以真诚的描述……这些描述完成之后，他也就完全终止了自己的写作。

他那颗不宁的心灵又指引他走入了全新的途程——冒险家之旅。他与诗歌诀别时，仅仅21岁。他的写作生涯只有六年，却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脍炙人口的诗章。



兰波在荷兰参加了殖民军，不久又开了小差。第二年在汉堡一个马戏团里当翻译，随团去了瑞典和丹麦。几经劫难之后，他又到塞浦路斯，为岛上的总督建造宫殿。而后到瑞典，在皮货公司和咖啡公司任职。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甚至远去非洲，在一些无人地带从事勘察，并且向地理学会呈递报告。1887年，他做起了武器生意，还组织了一支商队，从欧洲贩来枪支倒卖给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就在这时，他左边的膝盖上生了一个肿瘤。

不得已，兰波在当年暮春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在马赛，他截去了宝贵的右腿。但这并未阻止他的厄运。就在这一年的初冬，兰波在马赛死去。天才的诗人只活了37岁。

他留下的诗章的一部分却一直堆放在地窖里，直到1901年才被人发现。一个神秘的、惊天动地的诗人，好像不可能活得更长久了。他来去匆匆，遗下的诗作留在了地窖里。

像所有人一样，他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四季。不过他的春夏秋冬都那么短促，在他所独有的四季里，却有着惊人的收获。他把伟大的人生浓缩了，把浩瀚的大地、山脉、河流和荒漠，都一起在心灵中浓缩了。

他探幽入微，一眼即看到人生长旅中那可怕的险峻和迷人的绚烂。他那灰蓝色的眼睛让人感到现代天空的隐晦莫测，他那蓬松的头发让人想到青春的火焰在燎动不停。

同样是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还摇动着另一个更为伟岸和不可思议的身影。他也是一个诗人——伟大的雨果。这同样是一个强盛、奇伟的生命，活了83岁。比较兰波而言，他拥有漫长的一生，尽情地挥发了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数量惊人的诗歌和其他作品，绘下了波澜壮阔的河流。除了他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之外，仅散文就写下了700余万言，诗歌一万余行。

他这一生历经了那么多的风雨，那么多的爱、追逐和遗弃，受过那么多来自王室的恩赐和优厚的俸禄，却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围捕、游荡；他流亡国外长达19年之久。流亡期间，他先后定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大西洋的英属泽西岛、盖纳西岛等，从未终止写作。

1870年，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时，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之后，他持反对态度；但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围困巴黎时，他又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斗争，发表演说，并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捐款铸造大炮。

巴黎公社起义时，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更多的不理解。但刽子手对失败的公社社员进行屠杀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将自己的住所辟为他们的避难所，并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辩护……

就在去世的前两年，他还写下了那么多诗章，写下了戏剧、政论集，一口气完成了四部诗集。他的生命似乎是不会熄灭的、永恒的、熊熊燃烧的火焰。他的笔点石成金，所向披靡。有人把他比喻为“奥林匹斯山神”。

就像所有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天才一样，他拥有巨大的爱力。他有具体的爱、抽象的爱，有对整个世界的无穷无尽的眷恋。

比起兰波，他的生命太长久了——他们的诗章同样地永恒，他们的命数却差异巨大。

他们都是人类星空中耀眼的亮点、恒星、永不熄灭的光。

## 耕作的诗人

俄国画家列宾给托尔斯泰画了一幅耕作图。它长久地吸引了我，让我想像那个杰出的老人、他与土地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也许这是一个伟大诗人与庸常写作者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区别。

有了这种区别，不同的写作者之间也就有了深不可测的壕沟。

在一个房间里专注于自己的所谓艺术和思想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一个耕作的诗人。对于他，稿纸和土地一样，笔和犁一样。于是他的稿纸就相当于一片田原，可以种植，可以催发鲜花、浇灌出果实。在这不息的劳作之中，他寻求着最大的真实，焕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激情。离开了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诗人的最重要的几部文学著作之间的长长间隔里，我们都不难发现他怎样匍匐到土地上，与庄园里的农民，特别是孩子和农妇们打成一片，割草、缝鞋子、编识字课本、收割、种植……他做他们所做的一切，身心与土地紧密结合。这对于他，并非完全是刻意如此，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只能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在它们中间。他可以融化在它们之中，融化在泥土之中。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35\_1.bmp}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诗人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树林中那个简朴的坟墓。那是他最后的归宿。安静的树林、坟墓，都在默默昭示着什么，复述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可能属于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仅有一个角落，埋葬着一个耕作的诗人。

托尔斯泰的故事差不多等于大地的故事。他是一个贵族，后来却越来越离不开土地。于是他的情感就更为质朴和扎实，精神与身体一样健康。这就启示我们：仅仅是为了保持这种健康，一个写作者也必须投入平凡琐碎的日常劳动，这是不可偏废的重要工作。而当时另一些写作者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将这种日常的劳作与写作绝然分开。偶有一点劳作，也像贵族对待乡下的粗粮一样，带出一份好奇和喜悦。今天，也恰是这种可恶的姿态阻止我们走向深刻，走向更深广和更辉煌的艺术世界。我们只能在一些纤弱和虚假的制作中越滑越远，最后不可救药。

一个人只有被淳朴的劳动完全遮盖，完全溶解的时候；只有在劳作的间隙，在喘息的时刻，仰望外部世界，那极大的陌生和惊讶阵阵袭来的时刻，才有可能捕捉到什么，才有深深的感悟，才有非凡的发现。这种状态能够支持和滋养他饱满的诗情，给予他真正的创造力和判断力。舍此，便没有任何大激动，人的激动。

托尔斯泰的鼻孔嗅满了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两耳惯于倾听鸟雀以及树木的喧哗，马的喷嚏，还有其他四蹄动物在草丛里奔走的声音。黎明的空气中隐隐传来了田野的声息，空中连夜赶路的鸟儿发出悄然叹息，还有远方的歌手、农妇的呼唤、打渔人令人费解的长叫……他眯着眼睛望向遥远的田野，苍茫中费力地辨识着农庄里走来的那个黑黢黢的高个汉子，还有他身旁的人：那个孩子、那个妇人。晨雾中，淡淡的光影里闪出了一头牛，一只狗、一群欢跳的麻雀。有人担来了马奶，原来是头上包着白巾的老妇人用木勺敲响了酸奶桶，她小心的充满溺爱的咕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过身，脚下那双粗大的皮靴踩在地上，踩出深深的凹痕；他胸前飘荡着白白的胡须。他

站在那儿，一手掐腰……

就是这同一副装束和打扮，他迎接过另一些诗人。他们都是俄罗斯大地上最杰出的诗人——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他称赞过他们，同时也心存疑惑。当然，他们与他不尽相同，也许他们还比不上他的博大和质朴，尽管他们也是那么杰出——历史同样没有遗忘他们。但比起托尔斯泰，他们却更多地徘徊在贵族的客厅、在钢琴旁、在沙龙、在剧场、在往返欧洲的漫长旅途中。他们身上的土末没有这位伯爵多，身上的打扮也远比这位伯爵时髦了些。这位伯爵的后半生主要是在田园、在土地上度过的。

他的去世也令人难忘。那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深夜，老人乘一辆马车，抛却了自己的庄园，要奔到更遥远更苍茫的那片土地上去，与贫穷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仅仅走到了一个乡间小站就躺倒了。寒冷的车站上，一个伟大的生命临近了最后一刻。

这一刻向我们诠释了诗人的一生。

突然的出走和平凡的劳动，还有与妻子的频繁争吵……就连这些争吵也绝不是一般的夫妻口角，它们正透露出他们对于大地的不同态度，对于死亡的态度、艺术的态度，人生的真实与虚假……关于这一切的巨大分歧。

他与她判断上的差异，在她这儿是如此地不可理解。是的，她从伯爵的角度，从普通诗人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却愿意从土地、从人民的角度，从草、树木、牲口，从飞来荡去的鸟雀，从眼前的日落日出、满天星斗、草尖上的露珠，从孩子的欢声笑语，从一切最微小、最平凡、最切近的事物上去理解自己的诗、自己这一生和未来的、即将踏上的那一片陌土。她可能仍算得上一位贤淑而高贵的妻子，只因为他太伟大——太平凡了——平凡得让人不可理解，所以也深邃得让人不可理解。

这种真正的质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重复，能够像他那样经过生活中的长久发酵而散发出真正的芬芳，而有些诗人，甚至是同时期的一些优秀诗人，都因为或多或少的职业意味而在他面前感到自卑。要丢掉这种自卑，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勇气，也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种能够融解的心灵。心灵融解在大地上，像大地一样厚实和博大，就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因为没有谁能像耕作一样写下自己的诗行，没有谁能够始终如一地走进自己的耕作之中。

## 规避和寻找

那些不安的浪子留下了许多疑问，而平常人是不愿去探究这些疑问的。它们存在着，而且这种存在愈来愈显豁。

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在大地上游荡不息，像在寻找自己前世遗失的居所似的。他们是诗人、旅人，一个个多得不可胜数。他们当中包含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真正的智者；这一部分人仿佛压根就不知道安居的乐趣，不知道一个生命托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是多么重要，不知道这同时也构成了幸福的源泉。

在浪迹的颠簸之中，生命必会感到特异的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生命在颠簸中有快感，有欢愉；可是生命也难以经受长久的磨损。仅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浪迹也该引起我们探究的极大兴趣。

我相信他们真正的居所只存于他们的心中。他们就被这种心灵的感召所吸引，奔走不停。那实在是一种寻找。

可能寻找也首先为了规避。因为害怕各种各样的打扰和伤害，所以只能规避。

从乙地到甲地，从此岸到彼岸，只是一个逃离的过程。是的，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候诗人是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彼岸有过一个美好的吸引吗？是的，他正为这吸引而去。正是这奔波的过程包含着规避，包含了舍弃和丢弃。丢弃和舍弃也是一种规避。

拒绝了，遗失了，忘记了，远离了——不断如此，循环往复。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设想那个早夭的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为什么小小的年纪，竟有那么多神秘而热烈的歌唱？为什么在少年时期竟一次又一次到远方，到陌生之地，到壮怀激烈的场所？他渴望奉献、寻找、预知和参与。他有时参与了，有时又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他找到了自己的所爱，畸形的爱，变态的爱，但这些当时也的确都是他的爱，是他的寻找。对他的这一切行为以及后果的指责和剖析，可以留下很多感慨甚至教训，但这都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兰波。

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真实的兰波当时的心境，他那颗灵魂是怎样激越地跳动。因为我们不是兰波，我们不是那个特异的生命。多么好啊，当时的兰波，当时的荒唐，当时的冲动，当时的热情，当时的畸形以及其中的完美。我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歌颂那种畸形之恋，可是我们现在更多地看到的却是那种忘我的痴迷的寻找，那种令一个生命永远不能够安份的、强大而特异的动力。动力推动着他的双腿、他的眼睛，让他永远不倦地张望和奔波。

他们的爱很难具体，他们在具体的爱上停留得总是非常短暂。抽象的爱，有时是形而上的爱，牢牢地勾住了他们的魂魄。他们规避的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人生当中无法抵御和防范的丑陋，还有其它，其它一切生的琐屑和困苦。然而，这种规避却换来了加倍的困苦。但无论如何，浪子不可能回头。

大概没有一个当代诗人遇到比兰波更大的旅途挫折了，他开始险些被枪杀，继而失去了一条腿；他 21 岁就放弃了为之神迷的诗歌。最后他被这种流浪所折磨，奄奄一息，在不到 40 岁的青春年华就葬送了自己。

这是一次绚丽的燃烧，美好的毁灭。

平庸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规避和寻找的。他不属于世俗的眼睛。当我们在心里对整个诗人的行踪、对他的业绩感到巨大惊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注

视着自己的自卑。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自卑，没有勇气，更准确一点说没有那样的血性。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挽留兰波一类人物，可是我们只能听到他们固执的拒绝：不，绝不。

大地遍是鲜花，这么多的可爱；这么多丰饶的物质，他不爱；他抽身而去，渐渐地，颀长的身影被晨雾遮去。他那女孩似的浓密而油亮的长发在风中吹动，像火焰在朝霞中燃烧，很快留下了一个光点。最后他消失了。

等他回返之时，已经是一个倒地的生命了。

兰波永远是个孩子，可爱的孩子。因为他以孩子般的纯洁和冒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我在所知甚少的这个天才的身上，找到了那么多令人激动的东西。它们像五彩矿石，从黑夜中开采出来，收在手边。我为此久久地激动，一次又一次抚摸这些矿石。我试图从它们当中看到当代人似乎拥有过的一点原素。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凡俗和平庸者不必存有这样的奢望。可是我们在自卑中又有着真正的不甘。

我们比兰波活得长久，可是我们觉得这种长久是不值得谈论的。所庆幸的是我们走到了中年，还没有为中年而自豪、而麻木。这也仅仅是我们自己残存的一丝希望了。

由兰波，又可以想到了另一个贵族——那个高大俊美、温文尔雅的屠格涅夫，一个离我们稍稍近一点的俄罗斯人。他美妙的篇章像他的人生一样打动过我们。他长期旅居欧洲，为了自己的心爱活了下半生。他很少返回祖国，最后就倒在让他向往的那个人的定居之地。他甚至把他的居所建在了爱人的庭院里。使我费解的是另一个人对他的忍耐和友善。这大概才是我们现代人所乐于谈论的那种“宽容”吧。这种理解和原谅真正具有人性的深度。可惜它既不能重复，又不能转借和摹仿。对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它只属于特殊时空里的特殊生命。当我们赞美它的时候，找不到言词；当我们谴责它的时候，更是荒谬。

我们同时还能想到那些游历一生的中国古代诗人。他们的游荡据说是为了山水之乐——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美好的山水，美好的自然，那种不可理解的感召，无时不在的诱惑的魅力，我们当代人也不难察觉。可是它们可以让一个敏锐的诗人不停地奔走，却是另一回事了。那需要那么巨大的热情、恒定的追求和痴迷的爱恋。他们的行走、吟唱，留下了自己的声音和痕迹……可这果真就是目的吗？他们内心激烈燃烧的那个核到底是什么？

无论如何，任何的人类社会里都有着共同的规避和寻找。是的，我们认为古人的游荡之中同样有告别、逃蹿、分离、厌恶、躲闪，是这诸种复杂因素合在一起。只有这些，才构成他们的全部理由。他们的一生因变得颠簸曲折而美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幻化为诗，谱写为歌。

所有的不安都是源于生命深处的，他们是一些自觉的漂泊者，流浪者。仅仅拥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是激动的，他为这个基本的冷酷事实而激动。其余的就好理解了。没有这激动和觉悟，无论在生活的细节上多么精明，都最终是一个麻木者，蒙昧者，一个不可解脱和超越的人。

杰出的生命是能够超越的，无论他活得多么短暂，多么贫穷或富有，都不能阻止他的这种超越。人具有了超越的能力才不会羞愧，才能够最终与一般的动物作一区别。超越是一种悟力，也是一种激情，它们二者的结合将创造人类世界的真正奇迹，创造永恒和永生。

## 你的生命之光

伟大的法国诗人雨果被罗曼·罗兰描写为具有偷盗宙斯闪电的普罗米修斯一般的巨人。而另一位法国的重要传记作家莫洛亚则把雨果称作“奥林匹斯山神”。

这个伟大人物一生经历的事件，他的人生航船被时代风暴几次打折桅杆险些沉没的经历，恐怕极少有另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即便是早期，他就有着不可言喻的痛苦经历：妻子的失节、朋友的背叛、攻讦、误解，一切常人难以度过的危难和人生关节；但比起他后来漫长的异国他乡的流浪、比起其它艰苦卓绝的斗争，简直又算不了什么。

他一生矛盾重重，既谨慎俭约，又慷慨大度；他曾经是一个纯洁的青年、模范的家长，可是在暮年又变成了一个热烈的、能够爱的老人；他由一个王朝复辟主义者演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再后来又变成了共和国的爱国主义者；他本身是一个资产者，可是在一般的资产者眼里又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

真正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是不自觉的，是生命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挥洒。面对这个伟大的、百年不遇的诗人，许多诗人都显得过于弱小与单薄了。正像传记作家所指出的，在作家的生活中，“浪漫与现实、个人主义与牺牲精神、热衷于奇迹与迷恋于小节、骑士般的爱情与庸俗的猎奇，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伟大的诗人与务实的资产者和睦相处”……可见，一个伟大人物往往处于一种极端的矛盾和畸形的结合之中。

不言而喻，他的一生爱了很多女人。他非常爱她们，钟情于她们，这里面虽不乏猎奇、狂迷的追逐；可我们不得不说，他更爱的还是自由的精神，是美好的艺术，是他用心汁煎熬出来的结晶。他更爱真理、爱真实。

面对他长达万行的热烈燃烧的诗句，他的近千万言的散文、杂著，以及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打动人心、夺人魂魄的戏剧，使任何人都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不能不惊异于这个伟大的创造的奇迹。他一个人的创造比得上几万个普通人的劳作。这是一个特别耐得住磨损、在坎坷和苦难的煎熬中愈加坚毅的生命奇迹。

在他委婉而别致的歌唱中，在他精巧的诗句和短小的辞章里，都可以感受那种令人陶醉的温情，领略特别的绚烂和绮丽；如果打开他的长篇巨著，又可以看到一支如椽巨笔怎样描绘场面宏大的战争画卷。他的狂风骤雨般成吨成吨倾泻而下的大匠的语言，轰炸着疲惫和麻木的人类心灵。他站在那个时代的山巅之上，锐利的目光穿越了当代的尘埃，抵达了未来，直逼熙熙攘攘的现代主义的十字路口。这是不可思议不可言喻、深藏在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硬核，一个等待化解的奇迹。

当我们谈到人的强盛的生命力，很容易想到成吉思汗、拿破仑，还有征服冰川极地的探险者，一些在生死场上拼杀的百折不挠的战将。但我们理所当然的还要想到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歌德这一类在精神的漫游和探索中永不疲倦、豪情万丈的独特生命。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一部部传奇，生命之光照彻了茫茫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有无数旋转的星体。可是那些炽热燃烧、溅射着巨大能量的星体似乎散发着永恒的光。

他们都是同一类生命，都有着难以消失的青春。当他们的生命完结的时候，好像是仅仅回到了青春的另一个段落。是的，他们是永生的，他们遗留下的每一个短章，都迸发着青春的活力，都具有夺人的魅力。这不灭的绚丽

和光彩点缀着我们人类的长河。我们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激流奔转、千姿百态，出现了真正的奇观。

在他们那里，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他们可以轻轻地移动躯体将它粉碎。他可以不加修饰地倾泄和记录。那种极其自由、放松和强大的表述，使一切精巧的匠人都要望而生畏。

我们常常在现代主义魔法般的创作面前感到困惑，感到自愧不如。可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更放松、更流畅的自然而然的诗人的时候，我们对于现代主义的赞叹和惊讶就要大打折扣了。两种生命处于两个历史空间之中，可是生命和生命之间尚可以比较。比如雨果，无论如何他是我们所能观望的诸多高峰之中最高的山峰之一，不可逾越。峰巅连接着白云，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却不沾一丝雨滴。

他那剧烈而曲折的炽热之爱既是对整个人类、整个异性，又是对一片具体的土地、一个具体的人。很少有人能达到那种爱的浓度，创造那种爱的奇迹。他勇于献出自己、粉碎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在危难中逃蹿，被自己的爱人所救，即对她忠贞不渝。这些爱的奇遇，传奇般的情节，也是对时代伟人的最好注脚。平凡的人是不会拥有这种奇遇的；如果说这些奇遇寻到了伟大的人物，还不如说伟大的人物神奇而惊险的灵魂，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锻造这一情节的链环。

他的戏剧作品只是他全部作品中微小的一部分。他以全部人生、全部历史而不仅仅是以一个法兰西作为自己的舞台。他以自己为主人公，演出了一出多么狂放的戏剧。观众也是长长的历史和人类。人类将在长达几个世纪或更加漫长的时光中，为他的杰出表演、为他朴实而真诚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掌声消逝了，身影却又一次出现。他在天穹的背景上时隐时现，威严的目光、和善的目光，不时地投向大地。那些狂妄的政客，那些攫取了权力和财富的傲慢者，在他的目击下变得如此渺小。

不是诗人因为他的存在而自豪，而是人类因为他的存在而自豪。人类的所有行为，创造性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们与生命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劳动和歌唱，可以代表人类生命最本质的激情，可以代表一切。

## 理 解

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个安详的、足智多谋的老太太。她历经沧桑，在临近终点的时候如此平静坦然。是的，她走了很遥远的路，年届高龄，荣誉像山峦一样堆在双肩，她却并非脚步踉跄。

在法兰西学院，她是唯一的女院士。她的作品不像一个女性写出来的，而显现着男性的热烈刚毅和确凿无疑的口气。她曾经长时间与女友生活在一起，在海岛，在远方。她很少在自己的故国生活。她习惯于从远处回视这片热土，孕育自己的激情，从古老的传说之中，从东方，获取她艺术和思想的养料。她甚至写到了中国，写到了秦王朝，写到了东方一位杰出的天才画家，怎样在专制的残暴君主面前绘出了真实的山水和船，并乘风而去。这个绝妙的想象代表了她对东方的说不尽的好奇和特异神秘的想象。她的想象是有根据的，东方神秘主义强烈地感染了她。她以一个西方人的目光遥视着东方的尘埃。

她写了很多历史故事，对一些伟大人物或者是奇特人物，有过深入的、设身处地的理解。为了这些理解，她写下了洋洋几十万言，有的还成了畅销书。可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它们不可能畅销。那是对历史人物探幽入微的描摹，是不求甚解的、浮躁的读者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不会把它当作美好的精神食粮。可奇怪的是在法国、在欧洲，它的确很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这又使我不解。

不停游走的尤瑟纳尔，不会疲倦的尤瑟纳尔，真是一个谜。

从所能看到的一些作品中，如今我们一点也看不到她的惶惑、忧郁和倦意。她的笔下总是充满了强力，充满了那样的一种从容。从关于她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她有自己欢悦，自己的奇遇，有她作为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全部安逸；有成就感、荣誉感，有对她这样一位杰出女性的应有的滋润。

在平庸的现代评论者眼里，一些小说家因为没有固守在自己的叙事性作品领域内，总使其表示出极大的遗憾。可是用这种偏狭短浅的目光去看尤瑟纳尔其人，我们就会发现，叙事的栅栏只能管束住一些弱小的生命，而真正强悍的生命只会踏破这些栅栏。他们是奔腾不息的骏马，可以驰上无边的原野，甚至登上山巅。他们不会以平庸的评论者所固守的尺度和范围去开展自己生命的舞蹈。

尤瑟纳尔写了很多非叙事性作品。她带着自己愤怒的声音，梦幻般的自语，在美洲，在东方，都留下了足迹。她的笔则触摸到了更遥远的古代。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旅行者。她居住在荒山岛，在不同的大学里任教讲学，甚至在纽约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一会儿到巴黎，一会儿到奥地利，一会儿又到美国去过冬，到荷兰和希腊去旅行。她在美国住了十一年之久。当她在广播里听到巴黎沦陷的消息，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与好友抱头痛哭。她在荒山岛上一直居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在那儿获得了这个美好的消息。她到瑞士居住，在那儿得知自己一部历史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她的居所；她到法国北方旅行，去比利时参观母亲童年时期的旧址，再到德国度过夏天，到荷兰居住，而后回荒山岛——加拿大讲学——意大利居住——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旅行……这个时期她写出了自己悲喜剧形式的作品。在美国南部黑人居住地，她参与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就在那个夏天，她到了苏联、巴尔干、冰岛等地。之后又到波兰、捷



克、奥地利、意大利北部……但她仍然要返回荒山岛。

她一生获得了那么多的奖赏、那么多的荣誉；她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大概也是一个令诺贝尔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她一生未婚，但并非一个人居住。她拥有自己美好的爱情。她对爱、对人生，都有独特的理解，所以也就有着奇特的实践。她获得了自己的欢乐，就像写出了自己的无与伦比的作品一样，我们只有理解和尊敬。她的名字使很多男性作家、使其他一些拼搏好手望而生畏。她在法国被称为“不朽者”。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会是一个“不朽者”。

我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在现在或者是不太遥远的将来，能出现一个类似的人物。我们是指这样的一位女性，有尤瑟纳尔般的强力、博大、放松和自由，有她那样的自信和自主，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伤害和磨损她。她自己茁壮地生长和成熟，完成自己。真正的艺术是没有性别的，眼前的老人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但是读者的眼睛会看到她的性别，会从性别的区分中找到自己特异的尊敬。

在非凡的伟人行迹面前，我们愿意理解一切；在那些卑微者平庸者面前，我们愿意怀疑一切。无限的理解和绝对的怀疑，就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有时候那些特异的人物确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就在这不可理解中获得了宽泛的理解。他们的行为不仅使我们敬仰，而且使我们愉快，真正来自生命深层的愉快。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奇迹，是我们人类在奋勇拼搏和攀登之中所能触摸到的极限。这极限由于那些杰出的个体而不断地扩展，他们增大和拓宽了我们人类生存的空间。他们保持了记录，人性的、探索的、想象的，各种各样的记录。这些记录是我们人类倾尽一切努力对世界作出全面证明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是用生命的汁水标记的，用整个生命刻下的。这些标记将永远不能销蚀，永远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人类将为自己而自豪。

## 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凝视着你那双有些特异的眼睛、长长的眼角，还有你曾经被人誉为“像骏马一般修长”的脸庞——上面凝聚了人类的全部睿智、坚定、仁慈和灵性。读着你的《人与事》，内向的、喃喃自语般的文字，为你而吟唱和哭泣。

这是来自我们邻近的一块土地上的伟大歌手、精灵；来自你的声音，你的不可思议的诗句。你与同一个时代最卓越的歌手们动人的友谊、幻想、惆怅，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我们自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冬夜可以遥望，走近，可以接受你高贵的灵魂，为它所打动和启迪。

你诞生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试验期和冲决期。这个时代既是伟大的，又是匆忙的；既是勇敢泼辣的，又是无知渺小的。它催生了一大批卓越的、伟大而勇敢的人物，又扼杀和盲目驱逐了一大批人类的精英、真正的天才、旷百世而一遇的神奇人物。你一开始就处于被驱逐和被掩埋的边缘，可是你像一棵不甘屈服的楸树一样顽强，存活下来。你不能中止自己的歌唱，正像不能中止自己的爱情和友谊。

你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有着艺术家的血脉。你的父亲曾经为托尔斯泰作过画。你那样动情地、如实地描述着托尔斯泰的面容、举止，这使人想到一个人的来路可以多么深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53\_1.bmp}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前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名画家家庭。早年以诗闻名。1957年在国外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为此受到国内严格批判。该书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迫于压力，未接受。他还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远地影响他的一生、他的学术性质以及他为人的原则，甚至是他的品格和操守。他可以带着先人的因子、他们的风尚走入自己的时代。这种特质也会影响和感染这个时代。无论那种感染力是多么微小，多么不易察觉，它也仍然是存在的。

你以自己的纯粹标示和记载了自己。你的苦恼和惆怅是纯粹的人的苦恼和惆怅，你的友谊和爱情、你自己的伦理观，也是一个纯粹的人所同时具有的。你拥有自己的真实——正是这一点，在久远的今天，在漫长的地域之外，还可以深刻地打动我们，使我们想念和缅怀。我们因为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激动，寻找着自己在这个世纪末的希望和欢乐。这种想象使我们感到幸福、从容和安定。寒风和舞动的冰凌都不能剥夺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

当你回忆幼年时期，你这样写到：“幼年的感受是由各种惊恐和赞叹的因素组成的”；“与叫花子、女香客来往，与社会渣滓及他们的遭遇为邻，还有附近的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胆颤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对双亲的怜悯我更是无法忍受，因为他们要先我而死。并且为了使他们能够摆脱地狱之苦，我必须完成某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事业……”

我想，这一段文字可以引起所有仍具有人的感受能力者的深深颤栗和震动，并且永志不忘。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情怀，一个敏慧的、正常的人的情怀。于是我们明白了，一个人何以伟大、卓越和不屈。在极其幼小的年龄里，

他却产生了对妇女的“胆颤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还有，“对双亲的怜悯”使他更“无法忍受”，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了他们要先于他而死亡。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当时他想到为了他的双亲能够摆脱地狱之火，自己所应做出的巨大努力——那就是完成、必须完成某种光明的、空前的事业。天哪！这是怎样的童年、童年的思想、童年的抱负。

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尽力去想象，想象“极其光明和空前”几个字所能包括的全部内容。我们被震撼了。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在想，我们所投入和留恋的全部事业是不是“极其光明的、空前的。”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它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光明，极其光明，所以就必须是没有污垢的、关于精神的、关于道德的、关于永恒的。这种努力的确是极其光明的。说到“空前”，这里是指我们的努力方向，强烈的个性标记。它们是空前的，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够代替的。有了这种自信，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一切与他的心灵相通的智识者，都应该感到欣慰。在这里，污杂、苟且，还有其他，都当远退、消失和被击败。它们应该被击败。无论它们可以换来多少世俗的愉悦，它们都应该被击败。

帕斯捷尔纳克记载了他幼年接触的音乐家、画家、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记着他三、四岁时候的哭声，演奏者，躺在帷幕后边的情景，还有妈妈吻他的额头、怎样哄他，把他抱到外面去见客人；他怎样看见客厅，客厅里烟雾缥缈，烛光闪动。烛光照耀下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它们闪亮的红色木板，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的长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就是那样的一个夜晚他看到了伟大的托尔斯泰，看到了他本人！他写道：“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

这个有幸的人与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和艺术家会面了。这种会面对于一个生命有着何等奇怪的影响力和制约力。有着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应该沉沦和平庸的，事实证明后来也果然如此。

在他长大之后，在无数的奖赏、巨大的荣誉和同样巨大的灾难一块儿降临的时候，他没有被压垮。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生存了。他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却不得被迫放弃，因为那个国度里的权力人物不允许他去领取。他甚至面临着被枪决和被驱逐的危险。可也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权力者又对那些野蛮人说道：“不允许动他，他是上帝派来的人。”

还有一次，电话铃突然响了，帕斯捷尔纳克抓起电话，那一边又传来了那个人的声音……

他于是得以活下来。在最艰难的时刻，在最寂寞最不能忍受的时刻，厄运将他团团围拢。但即便如此，他还仍然居住在作家艺术家之村，住在那座完好的别墅里。他没有进劳改农场，没有被流放，也没有被折磨致死。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专制与暴君之间仍然有层次之别。在伟大的文化、思想和哲学的丰厚的沃土之上，与贫瘠之地的智者的遭遇仍然还有一些天壤之别。这使我们欣慰、感慨、喟叹，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俄罗斯艺术，为什么有着难以消逝的余韵。它甚至可以在苏联时期也发出了强烈的回响，产生了一大批质量决不低劣的艺术家和艺术品。

人与事，事与人，至此才让人明白，灵魂是不朽的，精神是不朽的。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57\_1.bmp}

## 从热烈到温煦

在那个遥远之地，在你的书房，抚摸这书桌、这漆布封面的图书，走在你印下了无数脚印的空间里，感受着阵阵惊讶。

一种难言的神秘敬畏之感像电流一样涌遍全身。

你是狂飙运动的先锋人物，热烈的歌唱传到东方。一种多么痴情的吟唱。我们相信这是强盛的生命之流对一个人的推拥。那种不倦的探索、对世界隐秘不可遏止的好奇心、追逐诗与真的强烈愿望，裹卷了你的全部。

少年维特的烦恼、痴迷和痴情，最好地概括和象征了那个时期的诗人。不仅是对艺术，对政治、科学，几乎在人类所涉足的所有领域，你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呈现了过人的能力。

强大的责任心与强盛的生命力总是紧密合一，不可分离。博大的爱力也并非所有人都会拥有，而只能是人类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才始终葆有。这种能力不会消失，只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那种像海浪一样涌起、裹卷一切的气势，即是一切生命力强大者的特征。

这种力量表现在对待异性以及对待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很容易就化为勇敢、探寻的执拗、追求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在这一场漫长的奔走之中，它的全程充满了激动人心的片断，留下了有力的足迹。可是在最初骏马般的奔腾和最后的冲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差异、怎样惊人的一致性，却令人深长思之。

他那些火烫的文字，像河流一样滔滔不息的吟哦，以及他耗费几十年时光专注于一部主要作品的那种可怕的韧性和毅力，都同样令人不可思议。也许它们都来自同一源头，来自一个独特生命的不可猜测和预计的那种能量和活力。

在相距不远的同一片土地上，后来又诞生了黑塞。这个渐渐着迷于东方哲学的老人，出生在炎热的七月，结果一生都像七月般火热。他情感真挚，富于幻想，留下了许多滚热烫人的文字。他的爱充溢了每一章、每一节。

有人把黑塞视为一个终生忧郁的诗人，但我们却把他看成一个一生都在热烈燃烧的诗人。追求完美和真理的信念支持他奔波了一生、呼号了一生、思念了一生，也幻想了一生。像一切杰出的人物一样，他不知疲倦，直至终点。

就是这个忧郁的诗人，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一次次地奔赴伯尔尼参加和平运动。他因为呼吁人道和理性，严重地触怒了统治阶层。他们将其诬为叛国者。就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孤立的处境之中，家庭又走向了崩溃。诗人的精神遭受了极大打击。但即便此刻，他却仍能战胜内心的危机，写下许多美好的诗章。

他们那种冲决一切的激情简直是难以磨损也难以改变的。就是这旋转的喷涌的激情，把他们送达了一个至真至美的、酣畅淋漓的境界。这种境界被无数人所追求，却极少有人如愿以偿。生活中，难言的磨难加在了他们身上，而且格外敏感的生命在接受这些的同时，要经受比常人多出数倍的痛苦。他们招致的磨难本来就比常人多。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们心中那激荡之水，未能阻止其喷涌流淌、一泻千里的气势——最终绕过生命的崖坎，穿过重峦叠嶂，流向更为开阔之地，浇灌出一片迷人的葱绿、炫目的绚烂。

像所有生命一样，他们从诞生到成长，经历了成年、中年，最后白霜护

住额头，毛发疏衰，皱纹叠生，目光里有了更多的沉重、宽容和谅解——他们不约而同地从热烈走向了温煦。

内在的生命之火仍在熊熊燃烧，这从他们临近晚年的那些诗章中看得出来。“温煦”只是外形，“热烈”才是内核。他们可以沉湎于更深处，追溯到更久远。他们可以远比先前更为沉着和宽泛地追究生命中的一切隐秘，可以玩味和盯视内心里滋生的一切、它的全部。他们的爱会变得更为阔大和深远。

他71岁所经历的那场爱情，那场自我燃烧、两手颤抖、被反复记录和议论过的爱情，恰为这个走向晚年的生命作了最好的注解。这是一场具体而抽象的爱，甚至表现出原初的那种纯稚。当这场爱不得不在形式上中止的时候，却又凸出地再现了一位老人的温煦。温煦最终包裹了冲决一切的情感冲荡。

而另一位老人，却在后来愈来愈迷恋于东方的哲学。另一种智慧伴他寻找生命的永恒。他在更为从容达观的思绪中进行着一以贯之的探索，整个生命之诗在晚年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章。这与歌德几乎是完全相似的。

没有青年的热烈，就没有晚年的温煦；没有炽热的内核，就没有温煦的外表。这种温煦绝对不是生命力退缩的一个表征，而是它的深邃绵长。

一个如此平静的老人，双眼为何能够闪烁那么火热的光芒？一个如此和善的老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而勇敢的言辞？他为何如此地执着、坚守、毫不退却，直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他为何而勇敢？为何而奋不顾身？那满头银丝，那美丽的闪烁，连同他的目光一样，使人敬仰中又掺上了稍稍的惊讶。

是的，这是整个人类当中最不可思议的存在，是人类向冥冥之中发出的一个证明——证明其不朽与自尊……

纵观他们的一生，就是考察一条长长的生命的巨流，考察它流淌的长度、冲决的力量以及翻卷不息、奔腾涌动的浪花。从这晚年的温煦往上追溯，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激烈燃烧、豪情万丈的诗人。这种火烈的燃烧，这种勇敢和勇气，是进入萎靡时代的那些小气偏狭的艺人、文字匠们所万万不可理解的：这些人往往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一种小心翼翼的规避，互相比试小脑的机智、圆滑、混世的乖巧。残弱黯淡的生命难以燃烧。豪情不属于他们，勇气不属于他们，冲荡不属于他们。他们总是过早地拾起了“宽容”、“达观”、“谅解”等等美好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和不磊落。他们总也弄不明白——“宽容”“达观”“谅解”这一切，也必须由勇气和激情化成——它们仅是同物异形，是生命的不同阶段。

一个从来没有过热烈、勇敢和执拗的生命，怎么会走到真正的宽容和温煦之中、走到真正的谅解之中呢。

## 在激流中

在瑟瑟发抖的冬天，在寻找自己规避之所的时刻，人们有时愿意用想象来满足自己。但北风呼啸，严寒覆盖一切，人们已经不可能走上街头，走向梦想之地。即便是想象力也似乎在萎缩。我们不可能让幻想攀上应有的高巅，而一味地低迴、惆怅、忧虑。

一部分人生活在温暖而安静的水潭中，在水藻和荻草的遮蔽下，躲闪着光与影，寻觅自己的食物，规避一切伤害。他们尽可能缓缓地移动，在四周圆润的卵石和白色的流沙间，安放自己养肥的躯体。

而另一些人却愿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冲荡的激流之中。只有在这种狂放和淘洗之间，他们才能感到生的快乐。那是一份冒险、勇气和经历的快乐。丧失了这种快乐，他们会觉得虽生犹死。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明威可以身先士卒，冲锋在解放巴黎的前线，可以去西班牙、侦察敌人潜艇，一次又一次经历飞机失事，死里逃生，全身留下数不清的疤痕……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并非在用生命去作冒险的抵押，反倒是充满了生的自信。他的爱恨强烈而明朗，常常在许多领域表现出令东方人颤栗的那种率直、果决和峻厉。

另一些美国作家如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也有类似的特征。他们几乎都有自己的传奇、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生情节。他们都曾把生命放置悬崖，体验险绝的经历。这是一种倾尽全力的奔波和拼争。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参与了自己所遭逢的时代，深深地投入了那些巨大的事件。对于一个生命而言，它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除了生活的经历，还有纯粹文学的经历。这二者不可剥离。他们都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己的文字，全力以赴。那是生命在经受的另一场冲刷，另一种激流。在这有声有色的搏杀之中，他们痛苦、欢畅，灵魂接受巨大的欣悦和刺激，获得了人生最大的快感、酣畅淋漓的磨损和诗意的抒发。这一场人生豪情，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变得容光焕发。他们在庸人倒下之地高高站立，而且大步向前。他们像不断燃烧和旋转的星体，在运动中获得永恒，在炽燃中发出光芒。

不仅是男性作家，像乔治·桑、尤瑟纳尔等，也都有过惊人的历险、使人咋舌的场景。她们敢于把自己的灵与肉投放到跌宕之中。这当然不仅是一种风格，而是生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奔走、呼号、参与、奋不顾身，就是诗人的一生。他们留下来的文字、全部的咏唱，只是这场大抒发和大行动的一章一节，是他们心灵波动的记录。歌颂牺牲、殉道，是他们全部思想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他们起码不怕那些字眼。他们的整个过程就是对那些字眼的一场实践。就领受着这种人类的光荣，他们不屈不挠地走完了全程。

作为一个诗人，他们是历史上全部传奇人物中的一种。他们统属于一个家族，有着同一种色彩、同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是差不多的人生经验。他们在极为曲折的旅程中摇动着令

{ewc MVIMAGE, MVIMAGE, !99700150\_0164\_1.bmp}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生于军官家庭。18岁结婚，27岁离婚，为表示反抗，曾穿男装，抽烟斗。28岁发表第一部小说，一生创作

80 余部作品，仅次于巴尔扎克。代表作为《木工小史》，《康素爱萝》、《安吉堡的磨工》等。曾与诗人缪塞、音乐家肖邦相爱同居。

人震惊的身影。他们当然是一些不安份的生命。世界的一大部分从来都是由这些不能安份的生命所维护和创造的。失去了他们，世界就会窒息，就会显得没有声光气息，陷入一片黑暗。是他们的不停旋转和燃烧，给我们人类送来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光和热。他们是高空的闪电，是迎着阳光茂长的高大植物，是丛林之中最绚烂的花朵，是河流之中最长的波浪，是海洋之中涌动不止的高潮，是宇宙的水手，是波涌中耸立的岛屿，是狂暴天气里冲上浪巅的鸥鸟，是高空里的鹰，是旷野里的唢呐、奔驰的骏马。

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走进了历史。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母亲愿把爱子推入激流。可世界上又没有一个母亲会不为激流中的孩子感到自豪。她热泪盈眶地盯视着那个风波中的身影，喃喃自语地告诫自己：他是她生出的。生命一旦脱离了母体，就由不得她了。他从起点走向终点，漫长之路要自己完成。更多的时候，他脱离了她的视野。

母亲善良的用意并不是孩子胆怯和安居的理由。为了维护母亲，为了报答善良，他们只有投入到激流中。这场可怕而又让人精神倍增的冲荡，会使人的生命变得更加顽强。

一场不知终点的出发开始了。奔走吧，鼓起勇气吧，尽管狂风怒吼，尘土扑面，沙子和枯叶一块儿扫来，可真正的人还仍然奋不顾身。这是为人类最好的儿女准备的，他们虽不一定个个孔武过人、身躯高大，却无一例外地具有一颗不屈之心。只要这颗心在跳动，他们就会一如既往。

危难时有发生，战友不断倒下。来不及掩埋，来不及告别。行进中耗失了力量，风沙和雨水灌满了背囊。但也只有向前。在世纪更迭的褶皱里，混浊的水、汹涌的水、吞噬一切的水、纵横交织的水，全部加在了人的身上。

{ewc MVIMAGE,MVIMAGE, !99700150\_0166\_1.bmp}

这简直是一场可怕的跋涉。可是唯有这样的跋涉才能证明自己。

最后他可以说：我投入了激流之中。

为了什么？为了真实和爱，为了报答那善良的抚慰，那一场哺育。从诞生到现在，再到明天，这一场报答遥遥无期。它需要一个人舍上一切，献出一切。它没有尽头、循环往复……

## 抚 摸

后来，他的双目失明了。

他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抚摸。触觉告诉心灵，心灵感知广漠。那种探触、小心翼翼、仔细辨别，正好契合了他这个特异的生命。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这种触摸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他几乎这样进行了一生。

远在双目炯炯有神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依赖于这种抚摸。他所经过之处，万事万物都印遍了指纹。他温煦地猜测和照料自己的世界，既抚摸身外的事物，又抚摸自己的内心。即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也仍然依赖自己的手指去触碰和探询。

有很长时间，他在图书馆里工作。四壁尽是叠起的书籍，他抚摸着它们，感知着扑扑的脉动。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远远近近的生命，像星辰一样缀在夜空，一颗一颗，闪着光束。他的手指碰到了这些垂挂下来的光束，感受它的光滑与冰凉。他的手指切割着这光束，又任其淋漓，如同春雨浇洒万物，渗入黝黑的泥土。

太阳升起的时刻，草芒上的晶莹在缓缓蒸腾，弥漫大地。

与这些繁密的星辰对话是再有趣不过的事了，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对方射来的温暖的目光。这目光在他的身上划过，缠绕徘徊，久久不忍离去。

人类的星辰，智慧的星辰，永不消逝的旋转的星辰。日月西去之时，它们就变得一片茂密，像原野之花，像海面上的水浪，一层层翻卷。多么辽阔、活跃、奔腾，一片生命的激越和灿烂。

其他的诗人只是瞭望——走向大地，登上山巅，在开阔的视野下，一切尽收眼底。他们会望得高远、宽广，可是却没有抚摸般的亲近和熨贴，没有那一丝一丝的感知。那种具体的、带着体温的挨近也许被我们过分地赞扬了；可是我们真正激赏的，却总是那些瞭望和奔走的诗人，是那种粗犷而奔放的歌唱。我们有时是、常常是，忽略了居于一隅、伸开十指抚摸这个世界的诗人。

于是我们的视野里缺少了那种极度内向的、极度自我的、面向自己的寓言家和守护者。我们被触目的风景所吸引：大而无当的渲染，不负责任的倾泻。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激扬与轻率冲动之间的区别。好像一切都差不多，都同样喧嚣、浮躁。我们无力识别那些谄媚和跟从，那些对世俗时尚完全没有自尊的称颂——盲目而愚蠢的激动以及丝毫不顾及明天的、痴狂的呓语和情感的夸张……这一切充塞了我们的精神空间。

到哪儿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一个自尊而沉默的诗人？

他们似乎都规避了这个时代，自甘作一个背时的人物，躲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在那里编织自己的锦绣。

即便是那些驰骋万里、名垂史册的歌手，也有自己颤抖的、温柔的、充满安慰的抚摸的手指。他们无论怎样还具有感受时光之流从指缝间缓缓流过的细微；也正是这种特征，他们才拥了一个丰富而曲折的情感世界。

生命和时光的隐秘有时真的要用十指去滤出。内心的贮藏太多，要撑破和流溢之时，他们才会开始自己的倾吐，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渲泄。那是一种烂漫天真之歌，痛苦欢乐之歌，是穿破精神雾霭的明亮尖利的闪电。他们于是成为一代浪漫的歌手，传奇的精灵。

他与他们也许真的不同。他只是默默燃烧，微露光点，烘托着自己的温



馨。在不可理解的重叠而繁复的思缕中，在那层层积累的记忆的尘埃中，他不倦地开拓。这劳作只在自己的感知和把握之中，没人能够替代，也没人能够目击。他只是在进行自己独一无二的工作。

他把所遭逢的那些事物的关节拆卸数遍，凭触觉去梳理它们，组合它们。在更为安静的时刻，他生出自己的幻想。这幻想可以飞出藏身的窄小角落，去寻找绿地和草原。它们获得了一次解放、自由往来和咏唱，结交百灵、彩云和狂放不羁的河流。

它们沿着河流走向海洋。海天一色之处是他的诗心投向之处。那一线混沌包容了一切。他伸开十指，仿佛抚摸了芬芳的彩云。

没有谁比他更能沉迷于一片墨香。这密挤的、叠成的神奇之物，这沉重而又轻灵的、散发着灵魂气息的纸页，为何如此微妙？那些漂荡或驻留的灵魂来自四面八方，有的飞过了大洋彼岸，甚至是出自丛林和大山褶皱；有的直接从幽深的邃道钻出；它们还源于神圣的教地、山匪出没之地、金光闪耀的皇宫、烁烁天堂，未知的恐怖之地、淫荡之地、喧哗之地和死寂之地……如今全被收拢一处，在同一个空间里栖息或徘徊……它们的灵寄于形，码在架子上，堆在木箱里，连墙角地板也叠起许多……他把世纪的尘埃轻轻拂去，微闭双目，鼻翼轻轻翕动，嗅着它们劣质烟草似的气味，开始了抚摸。

这有点像东方医学宝库中至为重要的“号脉”术一样，先是搭上手指；然后轻按，感觉脉跳。跳动的节奏、力度，一一捕捉……脉流连接那个遥远的、梦中曾经出现过的生命。

远方有颗灵魂，它生出了这节奏，这一鼓一跳的生动。

需要照料和感觉的后来者和陌生者太多了。它们简直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密，簇拥着，使他深陷其中，不得挣脱。他伸长双臂，十指颤栗，不停地抚摸，就像午夜走入了丛林。

好一座茂密的丛林。他跌跌撞撞，举步艰难，不停地辨别、感知。他愈走愈深，愈走愈远，从丛林的一端深入了腹地，还在继续往前。

结果痴迷忘返，与这片浩瀚结为了一体。

他成为一个会移动的、喃喃自语的、它们之中的一棵。

他组成着人类的丛林，化入了茂长的灵魂。

## 无为而有为之书

我们相信，人世间必有一批沉默清寂的诗人。

他们的吟哦和记录好像纯粹为了自己的心灵，为寻一种安慰，是生命得以温暖的炉火。他们吟唱，除此而外再没有更多企图。如此结下的果实必有另一种甘美。他们的吟哦和抒发几乎是“无为”的，但却因此留下了一部或数部“有为”之书。

这些书对于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都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它们甚至参与塑造了历史，而不仅仅是开辟了诗的长河。

想到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一个奇异的东方天才。现在已无法得知她如何写下这样一部奇怪的、包罗万象的、无比缠绵的美丽之书，只是享受了她栽种的果实、那部长长的《源氏物语》。

那种华丽如丝绸、绚烂如彩虹的巨幅长卷，就是她生命奥秘的总括。在坎坷而庸碌的宫廷生活中，她究竟花费了多少时日、寻找了什么机会，才书写出这部长达百万言的巨著？这种记录和描摹肯定使她获得了空前的快乐。就为了这快乐、这抒发、这暗自叹息、这极为纯粹的诗人行为，她成全了自己。

她生活在工整的、忧郁的文字之中，着迷于琴棋书画之间。在和歌与汉诗的簇围下，她成为我们所熟知的那一类温煦娴淑、天资非凡的才女。火热的情感、美好的想象、无尽的心愿，都化为这记录和讲叙。对于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玩味，在她看来是何等重要，简直须臾不可间离。它们使她安静、从容；使她增加了微笑、谅解和达观。她不由得要去追溯时代奥秘，从惊心动魄的历史推演未来、可能有的和已经产生的巨大变迁之迹。她也不得不多少沉浸在这无尽的缠绵之中——那些贵族公子、女子、皇室里俊美的异性，他们之间充满悲欢的过往；她的揶揄、会心的微笑、长长的叹息，我们现在完全听得到；她的美好心灵、劝慰、深切同情，我们也都看得到；巨大的遗憾，对情感世界的不圆满所发出的惋惜之声，也那么清晰可闻。

她那个现实世界的生活也许是没有多少魅力的，可在充满了人性和烟火气的情感世界里，却无一例外是魅力无穷的。她抓住了它，咀嚼吟味，让人久久感动。

日本是东方一个奇怪岛国，那怪异和神秘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印度。那种特别的阴柔、奇幻，古怪的种族、融合了众多文化的岛上风俗、阴森悠长的往昔，都深深吸引着。我们。收进书中那些说不完的爱恋、沉沦、冲动，亘古至今的欲望，结构着一曲奇特而平凡的生活。书中不乏刀光剑影、沧桑巨变的记述。可是这记述的间隙又被一些难以改变的男欢女爱所充填。记录不厌其烦，玩赏饶有兴致，在不断重复的一个个场景中，滋生出无限意味。无边的欢爱，无数的短诗：它或出自白居易，或出自日本和歌。书中仅引用的白居易诗大约就有一百多处。第一帖中即引用《长恨歌》，使人马上捕捉到那种悲凄哀婉的基调。

只有一个女子的记录才会如此细腻多情，娓娓道来。在人生的寒夜，这该是最好的读物。它的平缓丰富、斑驳陆离、宫廷生活，都使之产生出奇妙的吸引力、难以摆脱的磁性。书写者的初衷也许非常简单；她想必没有现代人的企图，声名利禄何等遥远。她起码没想将这一叠文字凝成一方敲门的砖块。

写作仅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的生活，她灵魂的安慰。

一部无为而有为之书就这样完成了，以至成为一种不朽。在文字的、精神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无为”之书都闪烁着夺人的光芒。它们是那样不可取代。一个纯粹的人，守住了一种品格的人，才会留下这样的文字。动机与结果就发生着这样微妙的连结。

这会深深启迪我们：任何一个诗人，后人仍然还是没法离开他的品格和资质去谈论他的吟哦。我们或许可以嘲笑“为自己而吟哦”这个提法，可是那些淳美的诗人难道不是在“为自己”吗？他发出了声音，这只是他灵魂的回响。这是他生命之舞的伴奏，他将在这伴奏中走完自己的全部旅程。他可以咏唱大千世界，可以指点万物，但这一切都将淹没于他的灵魂之水中。

世界上只要存在着无为而有为之书，那么就必定存在着有为而无为之书。博大的目的，攻讦的强烈和喉舌的锋利，也同样可以锻造出刚劲有力之歌。但这也必须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所为。苟且和投机者即便依仗才华，也未必能写下有为之书——想象会被强烈的主观愿望给压迫，天才的火花被窒息，自然之声由于用力屏气而失声走调、嘶哑变质……

多么不可思议的长篇巨著，伟大历史和风俗的画卷。人情世故、自然景物，何等真实生动。宫廷中的行幸、游猎、饮宴、画展、诗会、午乐、讲经、礼佛以及花花色色的庆典，都讲述得惟妙惟肖，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慨。我们仿佛看到了百花盛开的春季、满目凄凉的秋天、凛冽的北风、风雪狂作的冬日、繁花树木、高山大川、鸟禽虫鱼，黄昏、正午、清晨，一切都在眼前闪回、跃动。一个作者要有多么强烈的人生趣味，怎样丰富的情怀，才会有如此动人的记录和如此迷人的吟唱。我们相信，作为一个纤纤女子，紫式部即便在艺术形式本身大概也无意惊动世人，无意争夺名头，无意开创什么、标志什么。她在这些方面也同样是“无为”的。可也就是这种“无为”，却留下了一部结构严谨、情节曲折的大书。

全书共分三大部，五十四帖，百余万字。故事情节从开头到结尾共经历了四代天皇、七十余年。它规模庞大、场面隆重，堪称皇皇巨著。在结构上，各帖的相对独立性与全书的统一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全篇是散文与韵文的结合、长篇与短篇的结合。每一帖看去都是独立的短篇，但又绝不是一部短篇的汇集。从全书的角度看，它们和谐统一，属于一个艺术整体。整个篇章那么通俗优美、绵密细致、含蓄光润，像一块泛着润泽的紫玉，令人爱不释手。

它在日本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也许在整个 11 世纪初的世界文学之林，很难有哪一部书可以与之匹敌。它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缠绵的柔情和浓郁的抒情气息，几乎影响了后世所有的日本文学。

它是东方一块瑰宝。

## 无望的爱

也许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它来自无望的爱。

那是一种坚持、遥视、自我注视……为了这种情感，他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修葺得无比完善。他在日夜不停地滋生一种温柔，那涓涓细流不停地流淌、浇灌、滋润——为了那个想念、那个不能到达却每时每刻都在抚摸着的心愿。那是一道永远不能抵达之岸。这一世俗尺度所无法测量的距离囊括了一切的美好和诗意。这种距离感不是一个凡夫俗子随便即可拥有的。也许一个人就在这种无望之中，催生和焕发出人性当中最有希望的部分。这种爱并非抽象，它那么具体。可是具体当中又融化了那么多美好的综合。

她的一举一动都留在了他的视野里、他的心窗内。他们之间不通讯息，没有联系；可是她的所有行踪都牵动他的视线。一种独特而和谐的完美旋律，在他的灵魂深处奏起。

为了她，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这感激那么深长、久远，回味无穷。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试图从很早以前寻找这依恋的根须。那数不清的童年记忆、童话般的环境，都帮助他诠释眼前这不可思议的奇迹。她的身影、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呼吸之声，都让他隐隐地感到和看到。

就为了接近和实现，以至于忘掉这美好的心愿，不停地劳作；他可以奋不顾身。他所有的自语都弥散着无法言喻的美。他歌咏生命的活力、它的来路与归宿、它的难言的隐秘、它的青春的光彩。

人类有时也寄希望于“无望之爱”——这微妙不可言喻的情愫。这是人生中的一次远航，一次面向遥远之地的奇特航行。这航行也因为那奇特的目的而变得生气勃勃、情绪饱满、有声有色。这种爱怜由无声之声加以表述，混合着纯粹的稚想、淡淡的哀愁，和一丝过来人的恳切与淳朴。人们挨近着那种美好的感觉，内心里的交谈和倾诉日夜不息，诗意升华游动，空中的五彩云霞负载了浮升的灵魂——他企图在这更为开阔的俯视中看到她繁忙、勇捷、无畏而美丽的身影。

那高高挽起的发髻啊，那多情而刚毅的目光啊，那传奇般的行踪啊。

诗人叶芝一直热恋着爱尔兰那个英勇的女人毛特·岗，直到脸上刻满了皱纹，仍在为爱而吟唱。这是一场漫长的、锲而不舍的内心的追赶。他把自己的声音送达她的耳廓，她用奇特的方式回应了他。他那几句令人潸然泪下的吟咏使世人永志不忘。“为这无望的爱饶恕我吧。/我虽已年满四十八岁，/却无儿无女，两手空空，仅有书一本……”

谁来饶恕？诗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饶恕者被怜悯者。后人只会从这吟唱里听到至为淳美的灵魂之声。这是人类所能滋生的最为美好的情感。这种完美的、自我修葺的心愿可以击败一切丑恶，可以抵御一切毁谤、坎坷和艰辛。这种不朽的情感才可以使人类永生。渺小的生物热衷于贪婪的攫取，在如愿以偿的咀嚼中获得苟活的满足，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经历那种陡峭的情感经历，没有那样的韧性、情怀和魄力。任何贪婪只是一场失败，一场永远不可再生的腐朽之物。

他们的身影都消逝了，可是他们的行踪长镌在了大地上。

大地——多少人，多少咏唱，多少记录，让人眼花缭乱，却远没有他们的魅力。

我们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关于他们的故事了，只凝视这几行关于爱的、无

望的吟唱。一颗灵魂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它不同于茉莉、幽兰和丁香的浓烈。这芬芳的气息让人深深地沉浸和颤栗，最终也难以飘逝。看着他沉重的面容，还有那双直到最后也不会浑浊的眼睛——它在注视后来者、未曾谋面者，传达着自己的深爱，送来上一个世纪的关怀。

我们应该握住他温热的手掌，让它牵引我们，让我们感知它的柔软。是这双柔软的、独一无二的手，抚摸过那个世纪的炽热和忧愁。

我们至今仍在倾听。他的声音在大洋两岸响起，送来一片新的光明。在闹市和荒凉之境，特别是在那条河旁，当豌豆花儿如期开放，我们又有机会在花柳树下展放那一本薄薄诗集的时候，立刻又感受了那对目光的抚摸。真正的爱是无边的。

曾经有一位北中国学生在信中直言袒露：她久久凝视着诗人的像片，在那开阔的额头印上了自己的亲吻——辽阔的土地上有这样的女孩！爱是一种能力。请不要伤害这种情感，不要惊扰它。

这也是一种无望的爱。

它显得纯粹，有着坚实的、晶莹的质地。我们差不多能够想象那种情形，那种无始无终的循环往复的情感。它傲然地飞翔、游动、寻找。它们将在人的未知之地，在神奇的角落里悄悄会合。

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伸出的那双温暖的手掌，正抚摸大洋彼岸 20 世纪里一个稚嫩的孩子。他们都因为一场无望的爱而泪水涟涟、双唇颤抖。他们都没有出声，都使用目光和手掌。他们在承受和接受。

多么美好，生命的奥秘，生命的力量。它的全部都被这一则两不相干的故事给悄悄包容了。它可以是叶芝，是毛特·岗，是东北阔土上那个美丽女孩，也可以是其他，是星斗和兰花，是彩云……

## 后 记

将这本小书名之为“心仪”是大致准确的。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所谈到的艺术家虽然并非一概“心仪已久”，但也大多心向往之。

我在《域外作家小记》的引言中说过，做为一个写作者，我们这一代人至少在阅读方面是非常有福的，今天可以饱览如此之多的名篇佳作，得以窥见长达几个世纪中的伟大艺术家的姿容。的确，这是时代给予人的特殊恩惠。但我想，如果不仅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去对待这一机遇，那么其幸福感可能更大也更为强烈。

人生失去阅读伟大艺术、理解伟大人物的机缘是十分可惜的。人生失去了这种能力就更可悲。显然，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将获得巨大的、特异的幸福。我们总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始终拥有、并不断获得和保持这一能力而努力不息。

我在引言中还谈到写出自己这些阅读悟想所具有的危险性。其“危险”当然远非世俗意义上的，而是指面对一些微妙难言的情愫、面对一些特异心灵的时刻，这种“感悟”的轻率、失真，这种由于无知而导致的偏狭和尴尬，等等。

法国诗人里尔克在当年曾被另一个比他更年轻的诗人、同时也是他的一个忠诚读者誉为“旷百世而一遇”的非凡人物：“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本书中为数不少的艺术家的，也正可以称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说话的地方”，我们当然最好还是“沉默”。

是的，沉默；不过有时我觉得仅仅是“沉默”还不够，还需要进而表达出心头的一些什么——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心灵，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安宁。只是后来，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表达又变为朋友间兴奋与欣悦的交流。

我有时真无法表述自己对艺术和艺术家那种特异的、深长的挚爱。我只能一遍遍地抚摸他们的著作；在午夜，在一个人的时刻，我特别满足于倾听这抚摸的声音。这本书的名字如改为“抚摸”，也是同样地贴切啊。

当然，书中所写到的作家也不全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曾使我产生过深切的感触。有许多时候，我还想写出更多这一类文字，只是觉得自己尚无时间和能力。我于是想在将来，在某一天，我一定会全部写出沉浸其中时的那些难以言喻的感受。那些诗人的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他们早就应该归在“心仪”的行列之中。于是在这篇后记结束时，我即把涌入脑际的诗人的名字附录于后。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独自构成了旷远博大、绚丽迷人的世界。我长久地感念着他们。

他们是——

〔西班牙〕塞万提斯

〔英国〕吉卜林

〔美国〕梅尔维尔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俄罗斯〕玛·茨维塔耶娃

〔俄罗斯〕阿赫马托娃

〔美国〕霍桑  
〔美国〕雷蒙·卡弗  
〔黎巴嫩〕纪伯伦  
〔美国〕亨利·詹姆斯  
〔法国〕福楼拜  
〔法国〕波德莱尔  
〔法国〕马拉美  
〔法国〕莫泊桑  
〔法国〕梅里美  
〔英国〕康拉德  
〔英国〕爱·摩·福斯特  
〔法国〕卢梭  
〔阿根廷〕胡·科塔萨尔  
〔德国〕格拉斯  
〔法国〕马丁·杜加尔  
〔美国〕庞德  
〔英国〕戈尔丁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海勒  
〔美国〕塞林格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美国〕梅勒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英国〕奥尔德斯·赫胥黎  
〔法国〕保尔·瓦雷里  
〔新西兰〕曼斯菲尔德  
〔英国〕伊迪丝·西特韦尔  
〔英国〕奥登  
〔法国〕安德烈·马尔罗  
〔英国〕乔治·奥威尔  
〔法国〕莫里亚克  
〔美国〕辛格  
〔法国〕加缪  
〔英国〕拜伦  
〔英国〕彭斯  
〔法国〕左拉  
〔英国〕司各特  
〔美国〕惠特曼  
〔英国〕奥斯丁  
〔美国〕欧文·斯通  
〔英国〕莎士比亚  
〔英国〕狄更斯  
〔意大利〕但丁  
〔俄罗斯〕肖洛霍夫  
〔德国〕亨利希·曼

〔俄罗斯〕蒲宁  
〔墨西哥〕帕斯  
〔乌克兰〕谢甫琴科  
〔爱尔兰〕萨缪尔·贝克特  
〔瑞典〕斯特林堡  
〔英国〕金斯利·艾米斯  
〔法国〕纪德  
〔法国〕玛格丽特·杜拉  
〔墨西哥〕富恩特斯  
〔丹麦〕克尔恺郭尔  
〔古巴〕卡彭铁尔  
〔英国〕斯威夫特  
〔法国〕罗伯—格里耶  
〔法国〕尤内斯库  
〔英国〕济慈  
〔法国〕斯汤达  
〔波兰〕显克微支  
〔西班牙〕希梅内斯

……



